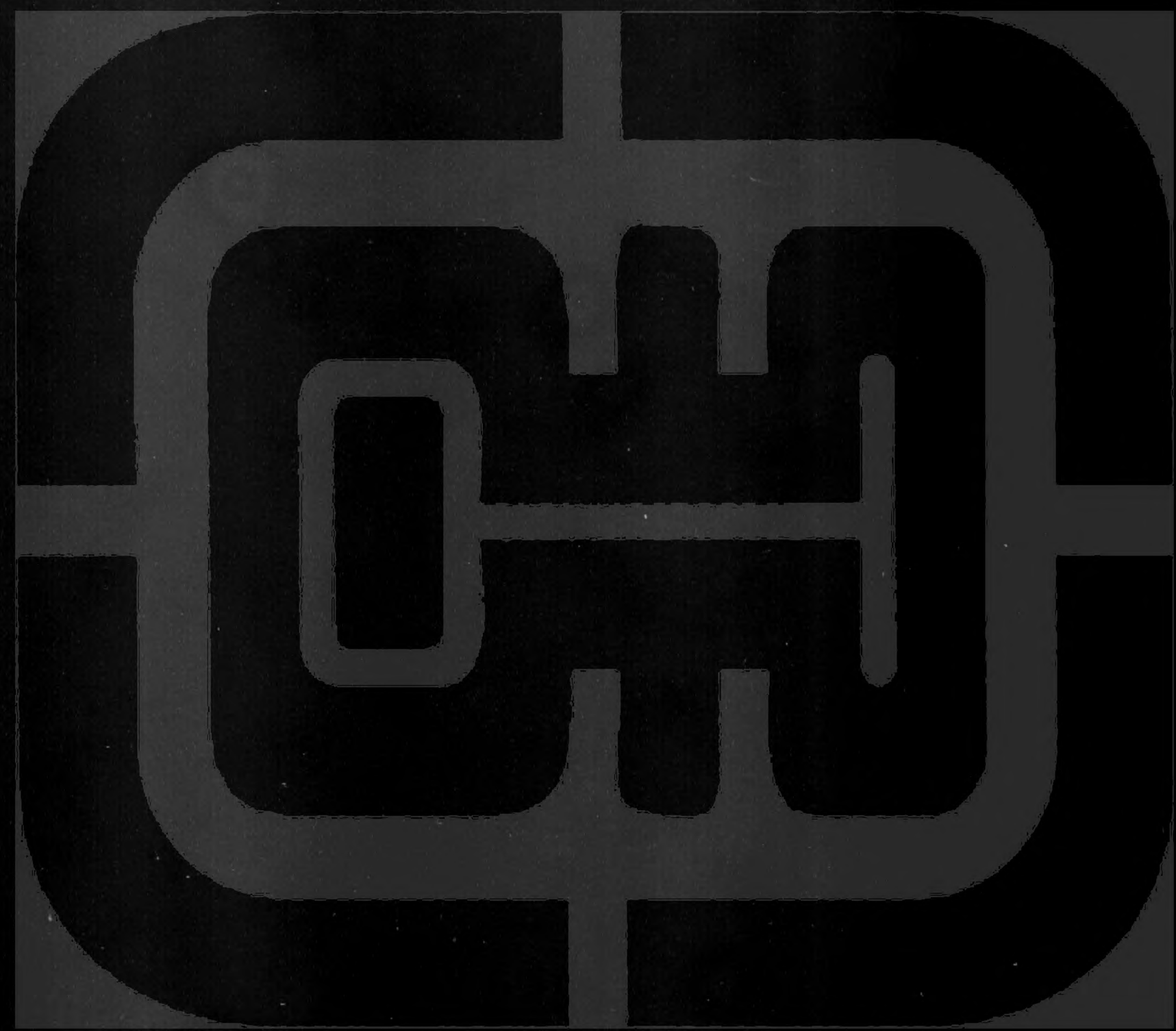

東所先生文集序

東所張先生文集十有三卷乃代巡友山蕭公畀學憲來溪張公校定梓行於世者也先生諱詡字廷實世家番禺登進士養高林泉者六年部檄起之乃授戶部主事復謝病歸隱闢所居爲小西湖築看竹亭閉戶天游終日默然自得屢薦不起佐爲諸生時嘗奉郡侯命往徵文獲旅見焉時

傳聞前星已耀先生獨向佐謂曰昔張子
厚聞皇子生便喜見餓莩食便不美予素
頴悟試言其繇佐對曰橫渠學在西銘德
性所發寔能踐之是心也憂以天下樂以
天下先生欣然曰得之矣自是佐迺知聖
學必自性其情始及領鄉書後罹先考艱
遂不復見先生會以薦起擢南京通政司
叅議往即上疏辭歸遂考終於家矣先生

天資峭直人有不韙輒擯斥之或以爲過
於剛當路詣廬致禮未嘗報謁或以爲過
於靜接見親賓嚴威儼恪語少涉私不復
與言或以爲過於愼其再起也奏繳照會
徑返初服或以爲過於高然嘗讀羅一峯
剛峯記而見其不墮於柔讀章楓山與徐
方伯書而見其不謁公府觀陳剩夫心學
圖而見其不忘敬畏誦莊定山直沽詩而

見其隱居復出四子者皆賢傑也先生之
行寔無之而出處尤無可議則是集也真
傳世之文哉當白沙倡道東南先生首往
從游或又以爲吟風弄月尋樂於黃雲紫
水間非知先生者也聖人之道知而後好
好而後樂豈容頓至哉德之未脩則相與
講學徙義改過行必求慊於心故曰樂則
行之憂則違之旣立乎其大言行相顧而
循謹信恒如弟子之時操存惟恐緩懈則
邪妄乘之故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
存其誠德進業脩藏而後發是故居上位
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日見之行無往非
樂矣此人之所以詣乎天者也仲尼之樂
得諸發憤而忘憂者其在茲邪故曰聖人
之道乾道也先生蓋深知之故其所著白
沙遺言纂要論道則首曰夫道以天爲至

論學則首曰無所事乎畏則怠而入於忘確哉言乎必先有事乎此而後所謂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者可以漸至而深得也是故德非剛不立學非靜不成行非潔不高而主於敬畏則一以貫之矣世之譊譊尋樂者棄下學而圖上達喜後獲而惡先難稽之集中皆無是也然則先生所以傳世者又豈徒文而已哉先是少司徒三峯高公公韶爲侍御時代巡吾廣下車首訪白沙爲立特祠置田供祭與先生往來最厚其再起則三峯之薦也佐董學廣右得備同僚每晤言猶拳拳鄉慕不忘蕭公名世延與高公皆內江人先後一心信道惟篤然則倡自東南者其在西蜀矣乎佐不佞嘗侍先生默自得師畀有言焉不敢辭也於是乎序

嘉靖辛夾秋九月望日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前南京國子祭酒
經筵講官兼脩　國史
玉牒海隅後學黃佐譔

刻東所先生文集序

東所張先生爲白沙先生門人在
武廟時以理學名於海内海内之士至今
慕先生之爲人而以不見其文爲念
嘉靖庚戌
侍御友山蕭公來按嶺南首進先生二
子索先生遺稿數帙屬予校之予繙
閱全稿得奏疏僅三篇詩文甚約然

皆可傳具存之如集中其酬應簡札
專取其辨答問學者存之校成彙爲
十三卷請於
友山公題曰東所先生文集嗟乎先
生之文傳於世自今日始而海内之
士繇今日獲見先生之文矣先儒曰
文者載道之器也夫文以載道則其
必傳於世而人必欲見之也固宜類

有古先碩儒之文於道多所發明其
存日未有傳之者或以門人弟子記
之不詳或散逸殘缺幾於湮没迨其
後或數十年或至百年遭遇知己購
求甄錄以傳於世則人皆以獲見有
道之言爲喜譬之良玉在山白虹青
氣非衆人之所易識遇有知者求而
得之則四海之人孰無喜見之懷也

世之未學道而先爲文未爲文而傳
世之望先橫於胷臆者按秦漢考本
以附會塗局執晉魏遺編以竊取聲
響出入儒禪之間掎摭名法之流則
弘博高古之譽翕然歸之其人若此
奚有於文又奚有於傳予嘗爲之說
曰道之顯晦不係於文文離於道其
禍斯長因文見道非工於辭模擬牽

附其人愈下先生之文澄蕩俗慮一
字一語本於心得其志以著明道術
爲先務如序白沙遺言深辨眞僞之
儒贈林以未究析似是而非之學記
尊經閣以學者溺意筌蹄爲深憂其
言旣幾於道而正大冲粹之體又自
成一家詩亦類是先生之文是可以
不傳乎約而言之先生之學盡得之

白沙致謹於取舍進退者其平生大節在是養痾西湖十餘年一介不取於人强出而輙退時在武廟有疑先生學不切於救時者又疑爲鶩名飾節以遺落世務爲學迨先生歸第甫旬日即不起然後進退之節昭然於時夫取舍進退不失其正在孔門諸賢未必盡如顏子先生守之宜其文不離於道雖身後必傳也噫先生逝數十年矣二子且老遺稿脫漏過半矣若復遲數年先生之文已矣茲遇

友山公甄錄以傳知先生者公哉公且讓曰非予意也予鄉先生三峯高公舊按是邦知先生最深屬予購其遺文云則凡海内之士由今獲見先

生之文者宜並知所自矣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奉

勑督視學政廣東按察副使前禮部祠祭

郎中南昌張希舉書

東所先生文集目録

卷之一

奏疏

辭免起用兼乞養病疏

陳情乞　恩休致疏

辭免南京通政司右叅議疏

卷之二

序

皇明名臣琬琰録序

厓山新志序

忠義録序

論孟或問序
周禮重言重意互註序
東坡三體詩集序
鐵菴集序
白沙文集序
白沙遺言纂要序
見素集序
六書音義序
兩山遺稿序
南海雜詠序
桂軒續集序

卷之三

序

章恭毅公文集序
耻菴集序
園居六詠序
一齋吟稿序
竹巖詩集序
五馬行春圖詩序
節齋雜稿序
送何公孟宜使還詩序
張氏家譜序

送同知膠州高君之任序
送通判梁君之任漳州序
贈葉君肅儀令恭城序
贈教諭林以求序
衛生備用序
同年倡和詩引

卷之四

記

全節廟碑記
宋陸丞相祠記
宋包孝肅公新祠記
重建廣東布政使司正堂記
新建崇正書院碑記
德慶州重修廟學記
南海縣廟學重修記
懷集縣儒學記
揭陽縣儒學尊經閣記
揭陽縣儒學射圃記
新寧縣修城記

卷之五

記

大雅堂碑記

白沙先生祠祭田記
嘉會樓記
觀風亭記
柳慶叅將題名記
榮養堂記
四同圖記
竹田記
如賓記
介石記
柳塘記

卷之六

書
與陳仲采
與潮州葉太守
與高侍御
與朱德卿
再與朱德卿
與李先生
復秉常
復乾亨
再復乾亨
復王大叅

復陳時周侍御
復朱推官
復曹梧州
謝彭方伯
謝潘督府

卷之七

墓表碑銘

白沙先生墓表
誥封監察御史余公墓表
竹菴周先生墓表
封旌德令懶樵孫先生墓碑
雲南按察司副使姚公墓誌銘
處士鄭樵隱墓誌銘
彭烈女墓表
吳節婦旌表門銘有序

卷之八

祭文

祭白沙先生文
祭莊定山先生文
祭劉太保文
祭大司徒李公文
祭羅亞卿文

祭大叅劉朋節先生文
祭妹夫姚憲副文
祭陳節婦林氏墓文 白沙先生毋
傳
雪軒先生傳
說
虛所說
卷之九
贊
白沙先生遺像贊
少叅陳方壺像贊
古厓先生像贊
自贊
題跋
書方正學先生文集
書莊陳二先生詩
書白沙先生挽吳主簿詩後
題三峰雜集後
題真靜王先生詩集後
題唐登瀛十八學士圖後
題趙文敏公畫馬後
跋漳郡名宦鄉賢錄後

跋鄧御史所藏白沙詩翰卷後

卷之十

五言古詩

和陶飲酒十首

彭澤縣謁陶靖節狄梁公祠

題松谷

三峯詩有序

贈費侍御還　朝用李太白韻

送少叅羅志仁入　賀

七言古詩

題江憲副所藏盛行之畫梅竹石

題雪舫草蟲圖

題斗山圖

題畫菜爲羅方伯

次韻瞿憲副登粵秀山

送張靖州

送鍾狂客應薦北行

卷之十一

五言律詩

春日

九日獨酌

冬夜

殘雨
松坡
宿野趣堂傷余舅之不見悵然有感
七月三日自白鹿洞過開先寺觀瀑布泉
與李子長約遊白雲值雨不果
過南京會員外兄
柬方文選
訪陳宅
次韻周侍御見梅
次韻寄湛民澤
別民澤後用韻寄興
答陳廷舉見寄
贈董少叅
贈端郡守黃伯望
贈別林以永
送大叅王汝言捧表入賀
都門送兄子高
送人還川江
憶李子長
五言排律
重經鄱陽湖
輓甲牧先生

卷之十二

七言律詩

秋日有感

小西湖詠竹

高涼郡判吳君遺鶴

和沈進士秋興

懷林見素先生時巡撫江右

湖亭與翁山對酌

聞當道上薦剡

次韻歐元珪

次韻曹太守海珠寺

聞督府上薦剡

次韻懷陳以道台守

讀篁墩文集偶成

讀陳少參止採珠疏

次韻寫興呈駱明府

寄題杜少陵成都草堂

題李都閫琢玉軒詩卷

聞見素先生謝事歸莆陽喜而有作

按治周公命有司爲予築草亭三間於小西湖之北予峻辭弗獲且感且愧紀以是詩

重陽日懷羅夏官道源

蒼厓爲侍御周襄虞先生題
除歲次周侍御韻
將往白沙
金陵
至虔州會故人蔣中丞誠之先生
下十八灘
立秋節舟至安慶
泰和舟中值中秋節與友人玩月
泰和舟中懷羅道源少參
別金陵用前韻
舟經吉水讀王胥集有懷羅廷評惟升
題貞節卷
督學先生粹夫枉顧話舊偶成
至日懷吉夫侍御
次韻懷公覆
仁和褚公廟
次韻江憲副九日寫懷
得秉常南安見寄
寄仮亭懷湛民澤
次韻丘長史同年
和唐人賈至早朝
次韻答劉瑞葵見寄

送王憲使

送曹時卿赴湖廣鄉試

贈李德美僉憲謝事還麗水

贈南雄別駕鄭元美謝事還莆田

送林總督先生東征

寄都憲周知白先生鎮虔州

次韻荅王監司叔毅

送駱明府督餉西征

客携使交詩過讀次韻贈湛民澤

別周柱史

送潘仲魯黃門使交南

荅新安吳德夫見寄

送高侍御出巡

贈羅蘖山方伯入覲

贈張秋官公瑞

贈王司諫文哲奉使北還兼柬吳世美司諫

贈劉東山先生赴大司馬之召

賀張靖州八十一

賀徐都憲巡撫山西

荅廷雅明府

贈梁宗烈

寄陳竹軒

賀別駕愼齋兄移居
送劉都憲子賢巡撫延綏
贈曲江羅主簿
贈博羅張知縣叔昭謝事還仙遊
送鍾狂客應薦北行
小西湖別陳秉常
別羅公旦僉憲還任貴州
送鄧侍御良臣還朝
次韻方選部叔賢贈別
次韻楊京兆子山贈別
次韻陳台州贈別
次韻李子長贈別
黃塘道中遇高三峰侍御話舊兼贈復命之行
九日至家登宴樂亭
豫章弔徐孺子
采石弔李太白
輓羅內翰一峯先生 二首
哭莊定山先生
哭大參劉朋節先生詩 有序
哭妹夫姚憲副
挽鎮北楊侯

卷之十三

五言絶句

荅劉内翰見寄

別劉公奇憲副 二首

贈李士達進士

贈郭生祐民大行劉德義甥

七言絶句

榴花下與柱史三峯立談感而偶成

湛内翰將行悵然有感兼懷陽明子

秋江

小西湖竹林下偶成

偶筆 二首

經彭烈女墓有感

對酒

木犀花下懷石翁先生

夏日偶成

鶖鶬

啜武夷春茅懷督府林公竹田

次韻九日寫懷

陸丞相秀夫墓

卜園居 二首

對菊

月夕獨酌 二首

讀東厓集偶成 二首
秋日同楊別駕西郭訪崔自仙宅
六月度嶺
將度嶺戲題
謝人惠菊
別憲長方松厓
贈憲副劉毓之進表入 京
羅浮別董東湖
別周侍御
贈世傑進士謝病歸潮陽
贈區生
次韻答柳汝瀾
次韻答陳悅之見示 二首
端陽日答楊舜臣見示懷仙十詠
次韻答江桂軒憲副見示 四首

東所先生文集目録 終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一

番禺張詡著

奏疏

辭免起用兼乞養病疏

丁憂起復戶部陝西清吏司主事臣張詡謹奏爲陳情乞恩辭免起用事臣見年四十七歲原籍廣東廣州府番禺縣人由成化二十年進士弘治二年　欽除前職弘治五年二月二十四日聞父喪回籍守制弘治七年五月二十四日服滿例該赴部起程間臣因風患內傷又中時氣寒熱等病症一向調治未痊弘治十四年十月內本布政司移文府縣內開奉吏部勘合一件起用賢才事該巡按廣

東監察御史費鎧具本薦臣學問優長操履端慎及以道
義自重詩書自娛乞起取臣赴京銓補相應員缺等因奏
奉
聖旨吏部知道該本部看得費鎧所奏與本部所訪大略
相同題奉
欽依取臣聽用有司承行文書即時催臣就道臣時卧病
丘園聞檄驚惕莫知所由徐而思之此誠執銓選大臣仰
體
皇上求賢圖治不遺葑菲之盛心也顧臣一介疎遠至卑
至愚曷足以仰副
天衷臣聞君臣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故食土之
毛皆稱王臣況臣一家父子兄弟皆由進士或鄉貢起身
任知府郎中同知職事先祖父祖母先伯父伯母先母堂
嫂皆蒙 恩封贈主事安人官號臣又以部屬依 日月
之末光其受 恩思報比之山林隱逸萬萬不同也臣又
聞學以聖賢爲宗聖賢以孔孟爲宗孔孟之在當時也汲
汲皇皇以救時行道爲心以離人絕俗爲戒今之學者雖
無孔孟道德之萬一而操心立行誠不可失孔孟立教之
本意而負 朝廷作養之深恩也故臣自幼讀書即懷用
世之志柰何以駑下之姿學寡上之事力雖專而功弗就
徒以章句之陋幸見録於有司襪線之才過蒙擢於部屬
犬馬補報之心雖切疾疢憂患之來半之緣臣胎禀素弱

自結髮即感內傷之症故自幼至壯自壯至今外之狀貌雖若壯浪內之精神實多虧損遇慾既不能謹其節求醫復不幸失其眞歲月侵尋馴至不可救藥皆其自取也所冀死中求活害處生恩專靜以怡神內視以固本所以居常少接人事慶弔或至不通誦讀不敢吾伊惟事默識出入不能徒步須假肩輿年未半百目昏齒搖僂然如一翁也臣先年中進士辦事吏部之時已蒙奏 准回原籍養病六年及今守制服滿前病復作又調理七年所有原領勘合一道收貯在家近日方繳前此臣愚意以爲病愈即携之以赴京也由是觀之臣豈有高蹈遠引之跡長往不返之心哉不期因病栖遲人共傳以爲隱杜門不出人輒

談以爲高承虛接響遂至誤稱有道義自重才學可用徒見其外而不究其內每泥其迹而不察其心而不知其大不然也臣嘗以是負愧焉雖然古人在畎畝一飯不敢忘君蓋天經地義之在人心亘古今而不可磨滅者也臣之孤踪雖則處乎遐荒而神魂實則戀乎 魏闕芹曝之心誠不能以伏枕飲藥而一日少廢但心欲往而身不進志思奮而病復纏鉛刀恨未試於一割敝帚徒自惜於千金恥 明時之有孤悲歲月之虛度坐井守株大非得已伏望

聖明體臣累世受 恩之深察臣始終思報之意憐臣久病欲起未能之悰乞 勑該部准臣在家養病待痊可之

日容臣自行赴部聽用以圖補報於萬一免勞部書下趣
以重虛名庶幾緣臣以警欺世盜名之人以杜終南捷徑
之弊以爲爲人臣而忘恩以圖私便者之戒其於名教亦
或小補臣無任感　恩激切懇祈之至爲此具本奏
聞伏候　勑旨

陳情乞　恩休致疏

戶部陝西清吏司養病主事臣張詡謹奏爲陳情乞
恩休致事臣見年五十七歲由進士　欽除前職弘治五
年二月十四日聞父喪回籍守制服滿因患病不能赴部
聽用歲久曩因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費鎧具本薦臣可用
該吏部勘合行催赴部臣時自揣疲弱譽過情兼以久病猝
未能脫體即具本辭免兼乞養病隨即將原領孝字勘合
一道赴有司告繳自是以來專一在家閉門調治夙疾續
該臣遵奉勘合援引衰病事例來致仕有司見臣年貌不
相應又係曾經薦舉起用人員不敢准理催臣赴部臣竊
思之當臣辭免起用姑令養病之時尚冀病有愈日區區
犬馬之力或可展也今則十有一年矣志與年頹病隨日
長雖欲旅進旅退竊祿於郎署之間豈復能哉且心腹之
病發作無時有非外人所能知者萬一僨事與夫死於道
路其爲名教之玷縉紳之恥亦甚矣臣不足惜也獨不念
貽我　國家士風累乎臣欲照衰老例致仕則有司不爲
准理前臣謂進退狼狽今又於臣身見之矣仰惟

聖明大憝掃除之後群賢彙進凡治具一遵
祖宗之舊眞可謂大有爲之君稀闊難逢之盛世也苟抱
寸長占一藝者孰不願峩冠束帶立於治朝哉顧臣獨甘
爲退避者豈敢效古沮溺之爲也蓋亦眞情自有弗得已
者先儒論出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故漆雕開之未信雖
聖師不能强之仕錢若水之早休在英君不以爲不忠良
以士志士風之作否世道之隆替繫焉伏望
陛下恢天地之量廓日月之明曲成庶彙俾萬物各得其
所乞　勑該部准臣以禮致仕使臣得以老死牖下則臣
之殘生志願畢矣雖然臣豈恝然於君父哉尚當於食息
之餘稽古徵今作爲詩頌與一二黃童白叟歌帝力於不
知不識之天敦行廉恥節誼以爲鄉後學倡此則疎遠微
臣報
陛下一縷芹曝之血誠也惟
陛下特賜俞焉臣不勝惶怖迫切之情爲此具本奏
聞伏候　勑旨

辭免南京通政司右叅議疏

戶部陝西清吏司養病主事臣張翊謹奏爲陳情辭免
新命兼乞以原職致仕事臣由進士除授前職弘治五年
丁父憂守制服滿因患病不能赴部聽用蒙吏部勘合起
取隨具本辭免兼乞養病正德三年八月內奉勘合爲給
假事行令爲民正德五年十二月內奉　詔書復原職續

蒙勘合查勘年力未衰別無違礙者具結起送如有老疾
不堪任用者仍與原職致仕臣即援例奏乞致仕奉
聖旨吏部知道該本部看得本官係是行取起用人數難
准休致類行本布政司查照先今事理催促赴部聽用間
續蒙吏部疏名奏　請遇有相應員缺選用正德九年四
月二十五日舍人施賢齎捧吏部照會到臣伏蒙
聖恩陛臣南京通政使司右參議臣聞　命自天驚悚慙
惶寔不知所以自處也除望　闕謝　恩外隨即力疾於
本年五月二十二日兼程前赴南京臣惟南京我　國家
根本重地而通政司古納言之官也　朝廷用以待近侍
年勞功績之著者顧臣何人謬膺斯任伏念臣疎遠草茅
碌碌庸劣久處閑散之地一旦荷汪濊之　恩待以不次
畀以清崇之階使臣自擇殆不是過惜乎臣窮命淺福薄
抱疾疚是以遺榮就晦棄祿甘貧閉門養痾人事殆廢今
且二十餘年矣實德本無而虛譽妄播臣欲思在家據實
奏辭誠恐天下後學不察緣臣爭務退藏以為清高臣萬
死不足以塞責矧臣處臣微之地兼有世臣之義者也是
以扶羸策蹇不辭數千里跋涉之勞以達于京邸瞻望
祖闕恭謁
孝陵臣平生區區螻蟻寸誠至是亦少舒矣臣之為此者
正所以急趨
君命仰答天休思所以為天下後學忠敬勸故也至於據

古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臣輒敢有所控陳焉臣犬馬
齒已屆六旬項因多病目力昏花應酬稍過即精神昏匱
前後健忘雖居以是職無所建明終不免苟祿必馴至僨
事喪節臣不足惜也臣懼天下有議及　朝廷用人之失
者矣故臣再三思惟僨事喪節孰與引身退避此臣所以
懇懇昧死上陳也臣又思之臣今主事之職係臣由科目
進銓部循例請授者也至于今職則不同矣蓋銓部因臺
諫及巡撫官交章論薦查實推舉　朝廷又因銓部推舉
而擢之者也臣既不能勝此任矣則此官義不合受是以
臣雖拜　恩奔命而職銜服色等項仍守原職之舊若夫
銀臺清秩鏤帶鵷袍臣非草茶豈不知其爲榮且貴也然
而絕不敢改爲者誠以臣無功而虛受爵位以致　朝廷
名器之輕此臣又思所以爲天下後學廉恥勵故也微臣
一縷血誠求所以報
陛下至此蓋不知所以用其力矣臣又思臣係二十年林
下外臣與在位遷轉者不同臣若在彼候
旨不惟日久非衰病者所難堪而踪跡涉於盤桓希冀亦
不免如前貽議　朝廷者矣是以起程之日一面具本陳
情待至京告繳照會即買舟徑回原籍尋醫調治夙病伏
望
聖明天包日照曲成微臣末路小節乞
勅該部准臣以主事原職致仕收回　成命另選賢能以

克斯任庶幾陋儒出處不致陷於貪冒丘園之義或小補
於　明時臣北望　天庭銜環無路無任感　恩負愧爲
此具本奏　聞伏候　勑旨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一　終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二

番禺張詡著

序

皇明名臣琬琰錄序

皇明啓運百三十年於此矣所以興王致治而措斯世於
隆古之盛者固由我
祖宗列聖以聖繼聖而致然然而亦有賴於一二元勳碩
輔賢人君子相與左右而弼成之也自洪武至弘治其間
人材拔茅連茹而起蔚爲一代名臣者不可勝數是故開
國靖難之勳制禮作樂之具化民成俗之績拯世華國之
文載在　國史散之四方志及諸名臣家乘天下人所欲

一見之而不可得焉者也廣東按察司僉事晉陵徐君
朝文自爲諸生時即有志於采輯及登第官法曹公餘遍
訪之諸名臣後或士大夫藏書家得一碑一銘一狀一傳
之類輒手自抄錄積二十餘年而我　朝諸名臣之事蹟
視前此之爲賛爲言行錄者搜羅幾無遺矣錄成釐爲若
干卷計幾百幾十有幾人焉其嗣得之者則別爲續錄以
盡之名曰　皇明名臣琬琰錄云夫琬圭以治德琰圭以
易行琬琰云者甚貴美之辭者也昔人嘗有爲此者矣
而文公晦菴先生復有名臣言行錄焉君不欲顯然自附
於古之名儒之著述而若姑爲後之秉筆削之任者張本
云爾刻成俾詡序之詡未暇以爲也未幾君入　覲去繼

聞有雲南憲副之擢懼爽宿約乃嘆曰嗟乎人材之成匪
一途也究其歸不越乎造成人爲辭命二者而已矣昔孔
子之論成人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
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至論辭命則曰
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
產潤色之夫成人必兼四子之長而辭命必更四賢之手
則人材之成就文章之鳴世豈易易也哉若諸名臣之造
成人爲辭命如孔子之云者何彬彬也其他得一體亦足
以名世矣況具體乎故曰不成章不達是已後之覽斯錄
者豈無興起而思齊焉者乎取其長去其短駸駸乎又必
進而如聖人之踐形盡性焉吐辭爲經焉詡固弗敢厚誣

天下以爲無其人也相率出以翊我　皇明億萬年之景運使有隆而無替焉而諸賢亦有無窮之聞矣傳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詡誠無似所願與天下有志胥擇而共勉之者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臣詡不佞敢竊附堯人擊壤之義敬以是爲我　皇明作人頌焉

厓山新志序

厓山在廣之新會邑南八十里與奇石山對峙如門故又名曰厓門山環以大海潮汐升降吞吐由之在昔樵蘇登眺者之絶至恣蛇虺麋鹿所宫者蓋不知其幾千百年矣自宋祥興幼帝浮海始創行宫其上而楊太后與夫文天祥諸臣鏖戰死節之始末皆在焉嘅夫六飛赴海大風覆舟之後貞烈忠憤之氣鬱而弗伸者又二百餘年於此矣至我　國朝始表章焉成化丙申邑人白沙陳公甫先生與僉事鬱林陶君自强議上　請創大忠祠以祀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三公又十有六年爲弘治辛亥同今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時雍時爲右布政使泛舟厓門議創慈元廟以祀楊太后又九年爲庚申與僉事晉陵徐君朝文議請入祀典　制曰可特　賜廟額爲全節祭品視古先聖帝王而祀之之期則先大忠一日也於是乎兩厓巨浸之間英魂義魄貞烈忠憤之氣勃然與雲厓爭高鯨波爭濤海月山日爭耀於無窮而香火四時弗絶有司歲仲春率一至牲牢酒醴俎豆玉帛楪然前陳往來部使暨騷人墨

客往往有登臨吊酹播諸長篇短章不一而足者矣徐君一日顧謂詡曰厓山宜志而未有志之者蓋闕典也先生盍留意焉詡謝不敏而君意益固伏枕之餘因與門徒博采群載凡事關厓山者次第編輯首沿革次形勝次里域次景致次帝紀次詔勑次事蹟次列傳次祠宇次祀典次碑文次題詠次紀異次雜著次題名悉筆之所以寓褒也其胡元張弘範白佐之徒列傳及刻石紀功之作悉削之所以寓貶也編輯既成名曰厓山新志凡十有八卷云嗟乎世之治亂國之興亡雖曰有數然未嘗不由於人事之修廢有以召之也姑以有宋一代論之使當時君臣有古帝王之學以修其身則出治有本決不至於議論多而成功少矣有古帝王政教以新天下則治具畢張決不至於聲容盛而武備衰矣何播遷之有乎不幸而至於南渡苟斷斷乎以興復爲務而勸講和者必誅忠藎如李如岳必任之而勿貳奸佞如秦如賈必去之而勿疑則中原決可復而大讎決可雪矣何敗亡之有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則宋之失於南渡之先者既可嘅矣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則宋之失於南渡之後者尤可痛也烏乎此志之所以作也夫豈但爲爲人臣妾者忠節之勸而已哉夫豈但爲爲人臣妾者忠節之勸而已哉

忠義錄序

今 宮保元戎毛公錄其祖贈伏羌侯謚武勇公薨後所
得 御製暨傳銘諸作彙爲前後二集凡二十卷刻而傳
之題曰忠義藍
純皇帝玉音也弘治癸亥之夏元戎班師自海外而還也
詡時卧病丘園跬步不出元戎特枉顧之一見如故焉間
以錄序見屬按傳武勇公自結髮建功至授節鉞專征伐
幾六十年矣前後死戰指無慮數十詘而所向悉披靡固
源之役也武勇公首誦伏波死國事之言以自決而卒不
食其言焉從子海孫鎧赴捄亦皆死之武勇公之死也復
能以英魂助戰卒梟其大憝焉其英烈如此所以來
純皇忠義之褒武勇之謚續綽楔創祠於甘州亦以褒謚

名之而名公卿賢士大夫或傳或記或銘或贊不一而足
亦多發明褒謚之義夫豈偶然而得之者哉昔卞壼死於
蘇峻之難也而二子死之當時惟眕毋哭之有父爲忠臣
汝爲孝子夫何恨之言王彥章之死於中都之難也而二
子亦死之後惟歐陽子以全節歸焉武勇公一門忠義視
卞王二家蓋異世而同符者也獨其死生受知
明主見重當時視卞王二公所遭則遠矣矧有賢孫如元
戎者兼資文武所在清儉化俗而又能禮賢下士卓然古
名將之風比者瓊南黎賊蠭起元戎曰吾不親涖大難不
解遂櫛風沐雨於鯨波瘴嶺之間而忘其爲險不數月而
奏膚公君子謂其有祖風焉是又皆武公勇積慶之餘其

視下王二公後裔寂寞無聞者則又遠矣錄而傳之爲天下後世道也固宜詩云進厥虎臣闞如虓虎其武勇公父子祖孫之懿功又云肇敏戎公用錫爾祉臣翊敢追頌純皇之盛德又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惟元戎與嗣人圖之又云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而凡食人之食者亦皆知所勵焉可也

論孟或問序

論孟或問世多聞其名而未獲覩其書乃今出於數百年之後與大學中庸或問並行於世使學者有所考據得以益廣其知識開其聰明而爲斯道之裨也是書之出也翊固竊爲天下後世喜也雖然予欲無言孔子嘗以是爲子貢啓也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嘗有所感也故曰吾於武成取二三冊而已矣夫誨人不倦聖人之心而欲無言六經萬世所尊而孟子猶有所擇自古聖賢指之的擇之精不徇跡而任眞不貴耳而賤目也如是使學者深悟而自得焉則論孟本具胷中雖無論孟可也況或問乎不然溺意筌蹄留神糟粕吾恐認浮雲而迷太虛知識多而大智昏聰明作而太樸散卒爲斯道之障也是書之出也翊又竊爲天下後世憂也先儒著述之富未有如文公先生者蓋當時欲矯陸學之偏故耳在文公則然在我學者不可以不之覺也御史君某近得善本將刻而傳之夫流布賢傳以上翼

六經下惠來學甚盛舉也閒屬詡一言且語之曰是書得尹楊諸老全書撮其語分註于辨欵之下尤爲明備耳今姑刻之以竢後之成人之美者補焉於戲聖賢隱沒正道將沉凡聲利得喪足以敗道而喪心者其爲迷也顯人猶知之至於溺意相逐影響其爲迷也微而覺者鮮矣詡誠無似因御史君閒屬僭一言之不敢不置不腆之辭於先賢著述之末而因之以罄其一得之愚焉蓋足音之喜固不勝其杞人之憂也

周禮重言重意互註序

先儒謂周禮一書自周公廣大心中流出大包宇宙細析毫芒成一代之治體爲萬世之準繩故當時治效至於囹圄空虛天下太平海不揚波四夷賓服烏乎盛矣後世之爲君臣者心學既失徒弊精神於儀文度數之末若類稚子弄影之爲者不幾於戲乎故跡其治效高者或僅致小康下者視桓文爲不及又焉有所謂郁郁乎文者也何也心非廣大則於天地之心爲不合矣於天地之心爲不合則於天地之用爲不肖矣況乎明良相逢尤不易也唐太宗深信矣而無其輔王通篤好矣而無其時劉歆有志矣而昧於所事宋神宗刻意矣而失於所任彼宇文之於蘇綽似矣而方以裔夷猾夏若是者雖其人品高下相去霄絕然所謂心學或不能知或知而不能擴充以至於周公之廣大無恠乎三代之治寂寞數千載而莫有繼之者非

三代之治卒不可復也無三代之君臣故也非不可以爲三代之君臣也無三代之心學故也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之謂也詡少時閱書目有所謂周禮句解者集傳者註疏者又有所謂纂圖釋文或問講義詳解要義解義攷工總義訂義會元復古者所謂句解集傳註疏則見之所謂纂圖以下則聞其名至於重言重意互註則其名亦未之聞也侍御上虞尹公德容蚤歲留心禮學遂以是經取高第歷顯官持重而居寬蓋有得於禮意者以奉　命清兩廣戎政偶得是書於西藩士人家喜其考究之精援引之當於聖經有所裨也携至東藩出視廣郡守袁君景輝俾刻而傳焉屬詡爲之序方今　聖治百二十餘年正符魯兩生所謂積德之說傳心學而契周公之廣大世豈無其人於焉光輔聖人制禮作樂以追繼成周之盛斯時也公當攄其平日所得禮意者逐諸賢賛至化而是書蓋不可後矣詡也卧病丘園深愧無可爲世用者儻天錫以犬馬餘年雖無似尚能擊壤以歌太平之盛

東坡三體詩集序

夫爲政莫先於教化教化莫先於尊禮名德表章先賢以爲其民趨嚮之道若式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雖古之聖帝明王且不能外是以爲治也況其下者乎東漢去古未

遠爲長吏者如陳蕃未下車首謁徐孺任延甫視篆先遺
饋祀延陵季子當時人心正風俗美訟牒簡盜賊息有由
然也世衰道降俗吏往往役志於簿書期會之間上下督
責趨赴以爲殿最視教化爲迂闊事至唾去而弗顧於是
乎新民遺教蕩然矣又何怪乎人心日偷風俗日薄訟牒
繁而盜賊興遂至於不可遏絕也與譬之久病之人顧醫
者不求致病之源而妄投攻病之劑本病未除而藥病增
矣可勝嘅哉東坡先生蘇文忠公有宋一代之名賢也文
章有全集氣節載信史天下後世家傳而人誦之久矣公
在紹聖初坐侍御史虞策誣奏元祐作誥詞涉譏訕責授
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公之至惠也始寓居合江樓
繼遷嘉祐寺繼遷白鶴新居後人因即新居之地祠而祀
之今白鶴峰祠是也在惠凡四年雖謫宦羈旅流離患難
種種人情所不堪者而公處之泊如視天地爲逆旅得喪
如夢幻公自謂生不挈家死不扶柩者蓋實錄也復能捐
犀帶出金錢造浮橋築長堤以惠惠人蓋不直文詞翰墨
之被乎惠之山川草木而已也然則公固有宋一代之名
賢也以惠視之則公又惠過化之先賢也弘治壬戌予同
年友新昌呂君中原以南京刑部郎中遷知惠郡事首謁
公祠復能師公遺德以治其民而民悅之公餘因飜閱郡
舊刻公詩集脫落殆過半矣因重錄其五七言律詩絕句
爲三體集蓋倣唐人三體之選也而其意則寔欲因公之

流芳遺烈而表章之以風其人民端其士習以施其教化云爾不然公詩具全集惠有舊全刻而金陵復有王梅溪集百家註東坡詩而必以是傳爲哉雖然文章天下之公器也其得失蓋有公論焉昔人論杜子美短於文病在於以詩爲文也韓退之短於詩病在於以文爲詩也公之文章汪洋俊逸氣節正直凌厲當時尊之後世仰之不啻如昊皇威鳳夫何容喙至於詩焉雖落筆之際浩蕩沛江河巍峩聳山嶽而終於朱絃疏越一唱而三嘆者有遺力焉則亦不免蹈退之之病者矣山谷謂公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殆亦公論也或謂文士相輕者過也異時公與定國書亦云詩筆殊退則公亦不自諱矣而後之君子必欲爲之掩護何哉集刻已畢呂君專使不遠千里走書幣徵予文以序之予既慮夫讀者不知呂君所以集公之詩之意也故推本教化以爲世吏警而又懼夫世之學詩者以多岐而亡羊也故敢述其斥鷃之見則雖得罪於君子亦有所不敢避焉者矣

鐵菴集序

鐵菴集乃宋寶章閣直學士方公所著九世族孫今廣東右參政良節刻而爲世傳者也公有宋一代名臣也其始典教與夫司牧也正學術勵名節表章先哲禮下賢士聲望隆焉爲世稱重其在朝也多所建白國是賴之其疏今集具存忠義之氣勃然與八壺爭高而宋史弗之傳其知

吾廣經略安撫也尤有遺愛而仰高祠名宦中弗之列輿論病焉所恃者公所著藏之故家歸然如魯靈光之獨存又賴賢孫如吾叅政君蒞政之暇亟以顯祖爲事念公遺稿浩繁乃托一二文學處壇遺靜室選其所作關繫世教之大者其爲類目凡二十有二其爲卷凡總若干萬言名曰鐵菴集俾詡序焉詡竊嘗以臆見而妄評公之爲文如奏疏以至墓銘之類高者駸駸乎上與秦漢作者頡頏次者亦不失爲近古高製爲詩如古體近體五七言長短之類雖風格未盡脫趙宋氣習而才力良足以勝之亦有陳黃渠度兼之懿德偉績卓然響世謂之有宋一代名臣非邪據此則宋列傳可以補吾廣列名仰高祠亦可以舉矣

公莆田人名大琮字德潤鐵菴其別號也因以名其集平生行實見直龍圖閣後村劉克莊所爲墓銘者甚備序可略也叅政君字介卿文而有治行云

白沙文集序

麟也者乃天地儲祥星嶽孕秀應五百昌期而生希世之瑞也　皇明有道其瑞應於成化弘治間白沙陳公甫先生是也先生生於宣德戊申者也今以爲出於成化以來者何哉蓋其初也麟性雖具必至是性始完而頭角始嶄然露毛鬣始煥乎其有文章也抑以見先生之所以希賢希聖者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死之與於斯文者也先生之學何學也古聖賢相傳之正學也其造詣則由知而好

由好而樂之者也其全體之呈露妙用之顯行雖不敢以
意揣揣摩而妄爲之說昔人所謂因言以求其心考跡以
觀其用者猶幸賴諸詩文之僅存也知言者能即是以求
之則大而出處酬酢小而語默動靜顯而孝弟忠信微而
性命道德亦槩乎可考而知也有能述其旨纂其言爲訓
以羽翼乎六籍四書天下之大千萬世之遼邈詡安敢絕
望以爲無其人焉若然則其道有傳焉嗟乎麟逝矣是集
乃麟之景跡耳以景跡而求麟不亦遠乎雖然麟在無庸
景跡爲也麟逝而景跡可弁泯乎昔詩人以麟之趾定角
興公之子姓族也一則曰于嗟麟兮二則曰于嗟麟兮說
詩者以爲麟性仁厚而公之子姓族亦仁厚是乃麟也何
必麕身牛尾而馬蹄者然後謂之麟哉吾固以學至乎聖
者爲眞麟也彼投閣而草玄于時而續經之輩爲麟之贋
也非邪麟不可見矣有能因言以得先生之心其道脉之
正傳學術之的緒當渙然自信之矣詩刻于山東者二十
之五刻于梧州者二十之一耳而文則子弟門人所抄録
散在四方未有會輯成集刻而傳之者也弘治癸亥吉水
羅君僑惟升以進士來知新會縣事新會先生之闕里也
惟升下車首登拜先生遺像悽然起羹墻之思慘乎有不
及門之遺憾復能師先生遺教以治其民而民戴之乃於
政暇搜羅先生詩文爲全集以慰天下後生之心而興起
先生之道麟接跡於世也至於用舍世道之隆替繫焉麟

無與也是言也者斯道之攸寓也言存矣麟不死也況有
嗣之者乎吾知是集一出天下後世不徒爭先拭目之不
暇矣

白沙遺言纂要序

儒有眞僞故言有純駁六經四書以眞聖賢而演至道所
謂言之純莫有尚焉者矣繼此若濂洛諸書有純者有近
純者亦皆足以羽翼乎經書而啓萬世之蒙世誠不可一
日而缺也至于聖絕言湮著述家起類多春秋吳楚之君
僭稱王者耳齊桓晉文假名義以濟其私者耳匪徒言之
駁乎無足取也其蓁蕪大道晦蝕性天莫甚焉非蕩之以
江海驅之以長風不可以入道也故我白沙先生起於東

南倡道四十餘年多示人以無言之教所以捄僭僞之弊
而長養夫眞風也其恒言曰孔子大聖人也而欲無言後
儒弗及聖人遠矣而汲汲乎著述亦獨何哉雖然無言亡
字亦著述也有能超悟自得則於斯道思過半矣然則六
經四書亦剩語耳矧其他乎而世方往往勸先生以著述
爲事而以缺著述爲先生少之者蓋未之思耳今則詩集
出焉而人輒以詩求之文集出焉而人輒以文求之自非
具九方皐之目而能得神駿於驪黃牝牡之外者或寡矣
詡誠懼夫後修者復溺於無言以爲道也因摭先生文集
中語倣南軒先生傳道粹言例分爲十類而散入之其間
性命天道之微文章功業之著修爲持治之方經綸斡運

之機靡不粲然畢具輯成名曰白沙先生遺言纂要凡十卷云庶觀者知先生雖尋常應酬文字中無非至道之所寓至於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亦無非至教蓋可觸類而長焉由是觀之先生雖以無言示教而卒未嘗無言是以言焉而言無不中有純而無駁其本眞故也是可以佐聖經而補賢傳矣

見素集序

文章以救時爲貴中古來文若韓退之之佛骨表歐陽永叔之朋黨論胡澹菴之乞斬秦檜疏詩若杜少陵之八哀石守道之慶曆聖德之作之類排異端崇正道斥奸諛百世之下讀之猶使人毛髮森竦恨不生並時而願爲之執鞭也下此則闘富誇巧雖極其工緻第取悅人耳目而於綱常世道無所關繫焉果爾亦奚貴於文章而必以是傳世爲哉始予計偕至京師於士友家獲覩莆田見素先生林公爲秋官員外郎時抗憲宗皇帝疏草三復流涕見其効匪人糾權倖凜然鈇鉞之嚴而血誠骨鯁溢乎言表殆揭日星而聳山嶽也公雖坐是遠謫而一時國是士氣賴之議者謂與澹菴一疏相伯仲文章若是豈非所謂救時者邪未幾還公留都薦歷外臺長一旦拂衣去朝抗章夕就道未始待報也越數載先帝以言者起公爲僉都御史持風裁於大江之左右貪墨吏多望風解印綬去雖當路左璫素號桀黠者亦爲之

斂跡潛避公出而救時其事功之偉又在在如是蓋不啻見諸文章而已也使公在　朝廷則必有以寢淮南之謀在邊陲則必有以寒西人之膽而在山林則又必有以一絲而重漢九鼎者矣蓋公精神心術之所寓有未易以尋常窺測者故發而爲文爲詩或贈送或酬答或寄託雖體製異科風格殊指要之其歸與曩疏救時之意異者幾希矣然則公之文章雖欲靳不傳於世弗可得已而公方退然以爲此特醬瓿上意思耳夫豈以是爲自足者哉間手編成集凡五十餘卷而以其別號見素者名焉不遠數千里緘書遺予曰子其爲我序之得書時薄暮矣昏篝燈快讀次日即捉笔于以見予仰公之至方以託名是集爲幸遂忘其謭陋且讓云

六書音義序

六書音義一書致政郡守豐城芝軒涂先生所輯其冢嗣憲副鄉儀刻之以傳者也其爲卷十有八其爲門十有三其爲部五百十有四其爲字總若干萬其眞楷主洪武正韻而附之以古文篆文籀文其音切亦主正韻而兼取玉篇其釋義雖本說文凡涉穿鑿者悉刪去而兼采他說文字備而無玉篇之雜音義正而無說文之鑿可以左右正韻而備一代書學之製與昔之玉篇廣韻韻府書統諸書並行於世無疑也先生自登仕版以來四十餘年無所好獨好儲書將踵鄴侯之富政暇手不釋卷暨歸老于劒江

之上也目惟從事於著述此其一焉憲副公携之入廣刻
已屬走也一言以引諸端嗟乎結繩廢而書契生書契之
初作也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而著於竹帛
則謂之書也周禮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六書者象
形會意指事轉註諧聲假借是也書必有音宮商角徵羽
是也音必有義訓詁是也音失則陷江左之偏義失則蹈
荆國之妄而六書於是乎失眞矣此六書音義之所由以
輯也　皇明大一統文字無寄象鞮譯之殊然惟章奏用
正韻公移私券課程碑板之類往往尚沿舊俗習豈非由
昧文字體用原流與失音義之所在故與是書一出啓初
學醒群蒙其有功於書學也不少矣若夫含情性於顧眄
蓄血氣於點策沐之以虛圓不測之神浴之以浩然剛大
之氣去睢盱側媚之態回熙熙穆穆之風使閱之者神和
而氣融此則又音義之外有別傳焉所謂神而明之存乎
其人者也抑聞之穆伯立言不朽之說詩孝思維則之訓
先生之立言固足以爲不朽圖矣而憲副公思章親美其
孝思必足以爲錫類之勸也走也故於序末表而出之

兩山遺稿序

兩山遺稿是惟我歷守撫漳濤三郡事番禺張姓諱瓚字
德潤別號兩山先公平生所遺著述盡在焉者也我
皇明有功德之名臣起於嶺海間僅三四人而先公與焉
見雲南按察副使毘陵徐公紘所編琬琰錄已梓行于世

久矣公幼有異質穎悟絕人書史過目即了其義群藝咸不假習而能正統己巳黃蕭養作亂將圍廣城城外遠近人咸奔挈入城城門塞嬴幼踐死者相枕公突入猶手活數人時年弱冠耳識者知公活脫手段已兆於斯矣庚午領鄉書尋遭大母夫人憂哀毀骨立日拾磁碎鍊油灰卧棺下手批之天順丁丑舉進士奉使道出江右時巡按者不出見公曰彼主而我客也客無先謁主禮答二司禮畢竟還冢宰崔公恭時爲左方伯獨異之語人曰張進士少年風力如許異日必偉器也盛延譽於士大夫間庚辰授戶部主事大司徒才公委掌部封事公因得稍暇遂大肆力於群籍而文學之譽始籍籍鳴於時矣大宗伯姚文敏公夔薦同考會試暨提學僉事咸爲忌者沮文敏公見公盛氣曰老夫薦賢爲國遽有他邪江右撫州缺守崔公曰其得其人矣遂疏公名入公以六年主事驟得大郡亦異數也　命下時掌錦衣衛事者威權甚烜家有夙負在撫因厚遺公公峻辭略不啓視每遇撫人無問貴賤必以撫之民隱訪之遂盡得其情下車鉏强扶弱彰善癉惡如素所目擊一郡驚以爲神明故事新官視篆縣供什器公悉却之快手以擒捕爲名騷擾村落尋罷去撫多引錢前官所取不貲公照京府例取鈔二錠其後民告不便始折白金分半詞狀供招悉出公手不以付吏吏無所售其奸理文卷每至夜分始就枕乳媪裁縫出入公門及老兵素爲

民害者公悉杜絶而驅遣之先是屠牛禁莫能絶公首枷其勢要之尤者始莫敢犯有兄弟爭田當路怙其重名久不能斷公一言定之有寄籍治内前官憚其勢位莫敢差發公處之以公屬邑鄉豪殺人繫獄黨縁貴要請囑百端而不爲之動卒正其罪他如詭立戶計苟免科徵隱瞞丁口影脫軍伍與夫曹屬粮里交通富民虐害良善吞併窮苦諸弊革去幾盡江右歲大饑撫獨有備所活者不可勝計凡燕飲一不與政暇則課諸生延接賢士詢訪時政而已矣大宗伯徐公瓊撫人也時爲侍講與公書曰每有公評廉健如王祥符而仁恕過之翰墨如周莆田而公正過之當於古人中求匹也三年政化大行有野蠶成繭之瑞士民皆謌頌未幾遭大父戶部憂歸時姑蘇韓公雍總督兩廣禮遇公語肇慶李通判敏曰此人有大力量欲薦行軍副使不果服闋未北上江浦張公瑄巡撫閩中薦補漳州乃成化甲午夏也入秋洪水大漲所在田廬淹没公急發舟奔救活數百人給以衣食財物亡者設饌招魂祭吊繼值旱災祈禱霑足其負租具實奏免重修學宮極其壯麗南橋爲洪水所圮公修復皆巨石凡十餘丈一力不以勞民闢港道以便灌溉延學行師儒以訓士子鄉飲素苟簡公考禮按式務極崇嚴以敦風化昔諸被患列屋奠居抱子孫矣念無以報公生我之恩乃相與立功德碑於南橋見兵部郎中林公雍所爲碑暨白沙先生跋後二十有

三年公猶子翻同知漳州事謁學見老稚數百人俯伏橋
左右問之對曰昔太大人所活民子孫也時汪守陪行見
之嘆曰令叔遺愛在人有如是夫嘖嘖無已公已六年秩
滿便道還鄉分巡官素不悅公者因其鄉人巡按相與媒
孽以爲多收養馬柴薪息公抗疏訴寃復與之詰奏歷三
法司獄殆遍賴
聖明宸斷竟得雪因調潯州潯州廣右陋郡也公不鄙夷
其人待之百凡如在漳時時大征梗化者總督朱公英以
公正直委以戎事公活數村人命殆不下萬計不二載以
九年秩滿飄然買舟南歸意不復出矣時掌銓衡者終迎
臺宮意因考察竟誣退公公雖泰然不以介意而時論稱
詘萬辭如出一口公之退實公之榮也晚年預營壽藏於
祖壠下經營規制甚偉日與親故賓客徜徉觴詠其間以
爲樂視斯世若遺焉辛亥卒于家得年僅六十有二耳嗚
呼先公爲人慨慷易直居家孝友所得祖業揭爲祠堂祭
田餘悉以讓諸兄見人貧乏盡力拯濟語及人患難事輒
泣下有大才志歷守撫漳潯三郡皆有功德於民而其最
不可没者活撫人於饑饉抹漳人於洪水脫潯人於兵刃
先後不下數萬人昔人所謂活萬人者後必封雖天道或
者遲遲其報而在公則位不滿德年不登中壽使其懷瑜
齎志以没嗚呼豈不痛哉丘文莊公濬素重許可眼中人
當其意者指不多詘獨敬重公其祭公文有曰方其進也

期君以大用常理謂其必得既不果遂迨其退也期君以遐年謂其不得於此必得於彼今也又不遂嗚呼德潤予以君故而今而後不敢復評天下士也已論者以爲知言平生不屑著述而詩文出於一時應酬流出肺腑皆直氣所發見者每嘆以爲不可及書法獨步一時尤精於大書千題榜者接踵白沙先生因閱公爲莆陽丘御史書赤壁賦嘆其醉古有詩云醉中亦有臨池興悵望名家不敢言白沙先生書蓋一世者也其推重乃如此嗚呼公今墓木已拱矣所遺著述不肖詡大懼荒墜謹以類編昔釐爲二十有八卷凡若干萬言總名曰兩山遺稿云惟公蔚爲昭代名臣則公之著述固非一家所敢私也用是於公名字謹不敢諱而併述其行實大略將乞世之名作首序爲天下道而傳之庶讀者因言以得公之爲人而以竢夫他日修國史者

南海雜詠序

昔人於其鄉之山川人物古今勝蹟類有求言蓋所以道其興廢顯晦之故以寓夫吊古傷今之意登高望遠之情欣悼嗟嘆溢乎言表于以傳之鄉人播諸天下後世使讀之者宛如身居其地而目擊其事可勸可戒而不自知其感慕之至也其所以有關於人心世道夫豈細故也哉予嘗有志於斯而力未暇爲也成化甲午叨領鄉書寧親于漳州之公署定省課書之暇塊然無所營因取南海志書

讀之采其古今景跡之著者各賦詩以詠之積成計凡若干首細書成帙分爲十卷以其皆一郡之蹟而詩略備古今諸體也因名之曰南海雜詠云所慊者養淺而積薄發而爲辭類近而不邃鬱而弗章風韻不長不能極揄揚蹈厲之興以追配乎昔人之萬一爲可愧耳然異時或携之以遊江湖之間居山林之下將取一篇與漁父樵童野僧田畯長歌短詠以侑尊俎資笑談亦足以慰其羈旅之情故鄉之思索居之寂而已矣若夫傳不傳予又安敢置固必於其間邪

桂軒續集序

自昔詩人稱爲名家大家者必其體裁之純雅音節之和平兼古今備衆體而各極其至焉始克稱是否則未有能卓然名世者也若是者雖關乎時而亦存乎人焉　皇明光嶽氣完作者輩出至于詩焉惟吳中與吾嶺南爲盛洪武初吳中則高啓楊基徐賁張羽各以其詩鳴時稱四友嶺南則孫蕡王佐黃載李德趙介結爲南園詩社時稱五先生一時高唱莫不含淳漱和淹古轢今而衆體具焉其純雅之詞和平之音寔足以鳴　國家之盛故今天下之論詩者一則曰吳中二則曰嶺南焉宜乎嗣之者代弗絕響也若四川憲副致仕江一原先生其今之巨擘者與先生爲人和厚樂易破一切城府厓岸而游心太古之先好學之心老而不倦故能博極群書出入古諸作家之門戶

而窺其室奥耳目所及而感之心思者發而爲詩率皆和平純雅一掃淫濫艱澁之病而思致之遠風韻之高則又渢渢乎溢於言意之表若漢之樂府晉之五言唐之五七言律絶句與夫歌行諸體信筆而成莫不握其樞機中其肯綮誠足以匹休乎五先生而追踪乎古之作者矣蓋先生際重熙累洽之餘而得之氣化者爲獨盛所謂關乎時者也然亦豈非本其天分之高學問之博考索之精有以大過人與不然彼挾冊呻吟句鍛月鍊而致力於詩焉者蓋亦多矣獨不能與於斯者何哉所謂存乎人者也先生平生著述甚富自發解爲進士爲茂宰爲地曹爲監司時所竹門人知縣吳璉輩輯爲前集刻于江右矣其在蜀爲兵備憲副時所作總戎李公鎬輯爲續集刻于松州矣暨歸老于羊城也又十年矣諸子宏宇將輯爲別集刻而附于續集焉先生謂詡頗知音者也俾序之詡謬謂詩關乎時而亦存乎人者如此然則欲成一代制作之名於天下如先生信不可以無所本也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二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三

番禺張詡著

序

章恭毅公文集序

天眷皇明錫以骨鯁忠貞之臣俾之用以贊治化匡社稷扶綱常隆世道于當時而餘芳遺烈足以起頑立懦於千百世之下若南京禮部左侍郎贈尚書謚恭毅章公蓋其人也公在景泰初爲儀制郎中即抗疏論太平致治十六事次論禦戎次論鈔法次論幸寺次論恤民次論時政次論朝貢次論科舉最後論脩德方在一司秩五品非秉鈞軸當言路也五歲中疏入者八九皆國家大計言人所

不能言者也其脩德中言朝
上皇復儲位事關王體國是左大言人所不敢言者也疏
一上舉世韙之而公坐是得禍矣首尾困縲紲七年考訊
無完膚繼受大杖一百瀕死者亦屢矣我
英宗皇帝復辟之初首釋公是夜索公疏讀之猝不可得
隨聞之內侍口誦以手擊節嘆曰好臣子明日擢公禮部
右侍郎蓋簡在
帝心久矣方公下獄也天大風黃沙四塞人心杌隉釋囚
之日也連日陰霾至是開豁京城男婦聚觀如堵有泣下
者擢官之日也中外臣僚下至衛士以及行路之人莫不
舉首相賀一時骨鯁之名忠貞之節掀天揭地雷震于四
方矣由是觀之公危言讜論一發雖不盡用而於治化
杜稷增重多矣至於殊榮大辱之加綱常世道又因之而
振肅焉千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可起而懦可立豈誣也
哉謂非　天錫不可也惜乎公以公輔之器而沉于下僚
後雖任以卿佐尋改南都未衰乞骸去矣其素所蘊蓄容
有未究其用者故往往於文章焉發之平生所爲詩文甚
富雖一時應酬之作亦皆本於性道節義該乎人倫物理
不爲無益之空談故雖不屑屑求中於文士詩人之矩度
而精誠貫金石光焰奪星斗非有本者能如是邪竊嘗妄
評公之詩如關雲長直取頹良頭於百萬軍中而陣伍有
不必設焉者矣文如郭子儀單騎見樂葛羅於涇陽而甲

胄或在所免焉者矣豈尋常將帥敢爲哉蓋詩如其文而文如其人如此公甍之二十二年冢嗣方伯玄應始編次成集凡二十有七卷詩文共若干首刻梓以傳屬詡序其端噫詡何人敢以不腆之辭辱公之文哉顧仰慕公在山斗之地非一日矣重以方伯孝思之意不可孤也敢論述其關繫於天人之大者以見公所以取重於世者有在也是亦論世之意也公名綸字大經浙之樂清人有年譜奏議進思録困志集已梓行于世矣方伯才猷茂著而有文所以濟公之美者未艾也

耻菴集序

成化間先師白沙先生倡道東南適二峰先生以風節起於大江之右若響答風聲所漸被一時天下士習爲之丕變時則有若耻菴先生陳公者涖江右臬事乃獨於二先生尊崇而左右之恐後詡時在弱冠聞之以之占公之賢過人遠矣癸卯之秋詡計偕北上道出江右公時轉官在藩省聞詡至亟枉顧南浦驛中與之握手劇論久之詡於是乎益信公之賢不翅如曩所占焉蓋見勝於聞也已而別去公遷官入淛尋以物故聞自是公不可復見矣後二十有五年爲正德丁卯公之姪壻以進士宰吾廣之東莞視篆之隙始以其昔從公在任時手自抄録公詩并文凡若干首以類編次成帙于詡序諸篇端將刻而傳焉顧詡於公惡能已於言哉公長於吏事而文之以經術宦轍所

至聲望隆然而崇尚文儒之懿尤爲物論所歸重假令公無著作焉以傳而公之賢卒不可揜也矧重以著作之不苟燦然如渾金全璧者哉假令公於詡無一日之雅焉以爲今日購文地詡固不敢愛不腆之言將以白公之賢于天下後世矧荷公一旦逆旅斯文魚水之契忘年忘分底于如許其盛也然則詡雖欲已於言弗可得已公名煒字文曜閩縣人也登天順庚辰進士第拜御史官至淛江左布政使以其別號耻菴也因取以名其集焉墀字德階政尚清簡將來進用未艾也若德階者亦足以世公之家學也夫

園居六詠序

去滇城南約五百弓有勝地焉擁五華而瞰龍江郡人孫文振氏居之復於所居之傍闢地爲園園之中鑿渠引水匯而爲池沿池種柳樹百餘株垂陰可憩當波光瀲灩皓魄當空水雲之吞吐魚鳥之飛潛俯仰之間可以自得池之外有塢環植杏花當春風披拂落紅如雨蓋文振積以醫鳴志在利物而不私故託董仙以自況塢之外結茅數椽爲讀書之所樵竹爲牖讀罷則彈琴其下琅然吾伊之聲泠然咸池之韻可以自適一室之中左丹爐右茶竈客至則相與啜茗清言竟日客去則燒煉丹藥以給病者此外嗒然若無所事焉因析爲六景鄉進士何良玉走京師謁縉紳之能言者作爲詩歌以詠之復介予年友夏景昇

來徵文以爲之序予聞自得之樂內焉而不倚於心外焉而不著於境文振以利物爲心曾無炎涼疏戚之間則中之所存者浩矣日出入於山水禽魚風月花木琴書藥茗之中而樂之不厭焉則外之所好者清矣使於此脫然而無所倚著則物我兩忘心境俱寂爲而不有功而不宰天地之情君子之業見矣文振豈亦有聞乎此否也雖然世有簞食豆羮見於色而一世甘心醉夢於聲利之場者聞文振之風亦可少戢哉敢以是爲景昇復請良玉歸而告諸文振

一齋吟稿序

瓊州別駕一齋林公與詡兩山先生聯景泰庚午鄉試榜詡之妹則歸公冢嗣校故詡之視公丈人行也公不以詡晚生虛名忘分忘年引進資論汲汲乎若弗及焉雖以詡之愚亦屢蹴踖弗之安然竊感公知且服公之識量度越尋常遠甚蓋聖且師稟文而下問此風絕響於世久矣間嘗辱公惠倡和佳製第以未獲一飲其全爲厭焉公之孫燦詡之甥也一日奉公近輯手稿來請序因得以快夙心而序則誼不容以膚淺辭乃顧謂燦曰古之作者姑弗論如　國初嶺南詩社孫西菴先生輩之作今取而讀之靡不春容其音響質直其文辭雋永其意趣雖於雅頌未必一一能盡合而一切恣濃寒澁之態掃蕩無餘也蓋盛世之音老成之作類如許而後學不知競號曰詩弗椎鑿非

詩也遂往往過爲剪刻魚獵纖濃若備而氣餽則薾然矣
描畫精巧若可愛而以性情禮義定之則終弗之協所謂
大羮不調大玉不琢之義微矣憂世道者於與奪取舍間
寧得已哉公平生所作甚富然多不存稿今所存者纔十
之五耳雄辭秀句前輩之體裁音調宛然蓋公以其所見
所蓄者信意出之非直可以言語文字求也公名弁字宗
敬一齋其別號也唐九牧之後與莆田林通譜在瓊州有
遺愛今去之四十年瓊人道之不衰居鄉恂恂以訓子孫
爲務間遇橫逆之加若弗聞識者謂有古受嚙自乾之風
非厚德其孰能與於斯邪抑聞古人留有餘不盡之福以
遺子孫然則顯公而傳公之詩於他日其在燦輩乎

竹巖詩集序

詩之爲體也甚微而其爲用也甚大是故蓄深養厚者其
氣充然而其爲辭也沈婉以粹其次雄渾以博其次平易
以直焉不爾則急躁以雜矣膚淺以俚矣艱澁以晦矣良
由發之性情胷次卒弗能掩如是而夫人所蘊所立恒於
詩焉可考見與夫觀人臧否得失亦恒於詩焉不差尺寸
也第目力大小具否何如存乎人耳三百篇後詩人類以
功力深造力至功完而法具矣詩不能不爲之傳也蓋以
詩而重其人焉其間氣節功業之著其人自不能不自於
天下後世者則其平生所著作亦不容以弗傳也蓋以人
而重其詩焉若竹巖詩集其一也竹巖詩乃前輩河南方

伯程公所作其子今知肇慶府事時昭所收錄時昭之僚友別駕白君騰霄力請刻之郡齋以傳焉者也刻已二君專使具簡書禮幣徵走文爲之序走嘗讀篁墩文集中有爲公墓銘稱器宇學問行檢才識在一時負公輔之望如公者不可多得則公之爲人蓋新安之傑然者也(二)論其爲學不事辭藻雖時賦詩而緘其稿諱其名終不以自見也跡是以觀公不惟不專以詩名而其詩雖作當時人已不可得而盡見也況蓋棺之後乎茲集特賴時昭克肖而能收錄云爾然亦存十百於一二也公敭歷中外幾三十年會計之績甘棠之愛赫然昭然當時而篁墩猶以爲世亦未盡知之則公卓然爲新安之傑然蓋不誣矣故其爲詩也雖不拘拘焉資於功力而性情之悃愊辭意之和平無急躁膚淺艱澁之病亦不愧乎古之作者矣矧其人之可重乎時昭允濟公美其治肇慶也藹然子惠之風騰霄仰高先哲充篤同僚兄弟之誼俱足以成郡治而樹民彝是皆可等也走因序公詩故併及之公名泰字用元竹巖其別號也由景泰甲戌進士起家爲大司徒屬出參廣右政至左轄云

五馬行春圖詩序

余友大參王節齋亟爲余道知德慶州事楊君之賢也曰甚矣嶺海之間地方日瘠而生靈日病也使牧民者皆若人焉庶瘠者肥而病者瘳乎余謹志之因以質諸當道當

道莫有異辭焉者也又以質諸州人州人亦莫有異辭焉者也余於是乎信君爲賢牧而愛慕之君亦不以余不肖而謬推重焉所謂千里神交余二人者殆庶幾乎一日專使授簡出其士民所頌五馬行春圖并詩俾余序之余方愛慕君安能默默也孟軻氏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諸掌上夫不忍之心仁也在四時則春也是故萬物非春弗生也萬物非仁弗育也故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聖賢以拯世爲心此之謂也君牧千里子庶民寒焉思所以衣之饑焉思所以食之危焉思所以安之沐之以和風浴之以甘雨使四境之内刁斗轉而爲絃歌羊犬變而爲赤子而又以案牘之暇施循行勸課之政焉故入其境者但油油其禾黍熙熙其人物以爲千里皆春也而不知本自君不忍心中來也然則君滿腔皆春乎而奚行之云蓋君之所謂春者有所本如此或曰君治體尚嚴鋤奸剗暴靡遺餘力用是威行境内盜賊屏跡春之一字懼不足以盡君也余曰復生於剥者也故德之流行必自威信始焉不然崇優游以爲寬務姑息以爲愛而不得所以先後操縱之機其終不流爲委靡弗競者幾希矣安在其爲善治也蓋君之所謂行春者有所先又如此雖然以君之才僅得一州如斗大所謂位不滿其德者也故其所設施特千里之春耳使君得大行其志焉必將益擴充其本量而大其

設施弗令四海之皆春弗已也此固余與諸公之所屬望而亦豈非君之素志也哉嗚呼心學遂矣異時君以公事往來藩府之便冀枉顧山中青燈對榻之餘余雖無似尚能述舊所聞叩之君君必有以復我也君名棨字以信以科第起家領初命其先東淛人也以祖從戎今籍滇南云

節齋雜稿序

昔者漢諸葛武侯未嘗以文名也而出師二表說者謂與伊訓說命相表裏唐陸宣公未嘗以文名也而奏議一書說者稱爲王佐帝師何則有懿德以爲之本而又輔之以正氣焉是故措諸事業則光明俊偉發爲文章則明白正大雖於聖賢性命道德之微容有慊然者而其學亦足以際天人輔世教矣夫豈文人空言無補者可同日語哉予同年友慈谿節齋先生汝言早以學行聞暨登仕版尤慎名檢其在儀曹也建大議決大疑率事關　國大體隱然有宣公之體裁及出參大藩也不赫赫以樹威不皎皎以干譽推誠以待寮屬布公以子百姓又隱然得諸葛之規模惜乎拘綴於時制牽絆於官資猶有未究其用者譬之萬斛之艘未縱乎八溟凌雲之翮未摶乎九霄也於是出其緒餘爲詩文古今體凡若干首錄爲一編名曰節齋雜稿間以示予其間機杼率自出若不拘拘於文人之矩度者然而切於日用如土毛之甘繭絲之暖雖不求世需而世之凍餒者自不能外之豈非所謂有懿德以爲本而又

輔之以正氣者邪抑予常觀古今之人矣才高者多傲學廣者多誇而負經濟者多訑訑然自滿也惟汝言則不然才高矣而退然若無能人學廣矣而謙虛不伐經濟內蘊矣而方汲汲焉博求不一之善以自助此其識量又有過人者推是心也雖聖賢地位不是過也而何武侯宣公之不可企及哉雖然道無窮也故學亦無窮昔衛武公年九十餘而猶好學故詩人美之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曾子釋之以爲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汝言年服官政視武公殊富也可不勉哉孔子曰仕而優則學是已予與汝言心契而情孚所謂莫逆之交者也故因序其稿而歸之也旣頌之而又弗忘其規

送何公孟宜使還詩序

天下事爲奚必皆出於我而後謂之用邪人之善猶我之善也人之能猶我之能也其設心也果然必能以天下之憂爲憂以天下之樂爲樂也必能見人之善如獲至寶見人之能如悅珍味也苟欲惟我之是出焉則人我之私生於其間其不較長短於尺寸以爲名利之計者幾希矣詡非敢忘情於天下之事者事無精粗大小亦或究心焉於其間顧其才小其力綿其病疢之來十居其七八曩常出効犬馬之力而屢試屢蹶亦其才不稱事力不酬心故也今而後病日相尋自揣虛薄決無可以爲世用者矣獨上恩未報昧昧焉不敢以一飯忘亦惟取人之善以爲已

之善取人之能以爲已之能如是而已矣善且能矣雖素昧平生猶師而仰之而況知厚者邪詡於晉陵何公孟宜舉進士爲同年入選爲同官任事爲同部交道爲同志所不同者公之善之能超然脫穎於人人中固非詡所能及也謂之知厚非公誰邪去年領部檄出理　國計於閩廣公施爲有方不疾不徐吏奸不得以售民隱不得以抑而積年逋欠以完其在廣也自春歷秋凡七閱月雖館人飲食之供必却或不得已有賓客之饌一魚一菜之微必償之以廩給其介如此故大而藩臬莫不敬小而州縣莫不畏所君之公廨百凡公給之需視諸尋常出使於廣者逈異然則公何以得此於上下哉其必有由矣孔子曰行己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公其以之詡也百病集躬万期與安期羨門之屬採藥於名山無人之境安得百何公布之天下之要津以寄斯民之命使詡犬馬餘年得與太平昆蟲草木同遂其性抑何其幸哉故於公之行也爲詩以別之而凡似公之作并附錄于後云

張氏家譜序

詡聞之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是故雖歷百世而不相忘也秦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世之賢人君子猶得以知其先人無崩無宗而不昧其祖宗者譜之力也自唐衰譜牒散絕士大夫廢而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貴耻言賤富耻言貧置其先於弗之齒者多

矣此譜之所以遂大廢也吾張氏入廣自一世以至七世譜牒具存不幸燬于兵燹自八世以至十三世謝謹修葺之以爲後人啓端焉知者書之不知者闕之謹其實也嗟乎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史紀善惡爲後世勸懲主義也譜爲世系宗支而設使爲人子孫雖遠而百世可以推尋其本原之自不至漠然視爲途人然後得以叙倫理篤恩誼者主恩也由一家以及天下之家家焉教化以之而起風俗以之而厚其關繫亦大矣哉雖然吾譜自名字別號生死歲月科名勳級之外有一技能必書有一善行必書至于婚配也守節者必書改適者必書培塿與嵩華並而高下自見涇流與渭派同而清濁自分芝蘭與蔓草雜而香臭自別然則吾譜之作雖不爲善惡紀也而善惡德然覺焉雖不爲勸懲設也而勸懲德然具焉此則又謝之妄意也謂之家譜者天下一家也況吾族乎使天下之大家家一譜猶大綱之有萬紀會萃入于板圖猶萬紀之有大綱雖總謂之曰大家譜于以見我　皇明天下一家之盛亦可也

送同知膠州高君之任序

夫蔑穢濁而出埃壒者不在乎巖廊臺閣之上灌莽巨澤之中躡烟霞而乘雲霓也不動於崇高不辱於汚溷不擾於卑瑣不困於紛拏德昧昧焉而人不之知政蕩蕩焉而人不之感機活活焉而世不之覺也斯謂之大有是故魚

盍屠狗抱關擊柝之賤而賢士隱焉亦惟其胷次之高卑何如耳而況遭逢　休明希闊之世以經學佐施政教於名州者乎夫州縣之職昔人嘆其徒勞以今觀之臨以上司壓以大府承行簿書迎送往來終歲役役焉不少休亦云卑瑣而紛拏矣然先儒以存心愛物自一命之上無不有濟以今觀之環千雉之城土地數百井人民數萬口政事數百款苟吾心一惟愛物焉自存則被吾澤者何限夫然擴然無我一惟理視視彼之所謂勞者刀也吾心水也以刀割水其何傷乎維揚高君宗盛以太學生入選得同知山東之膠州予寮長顧君時俊其鄉人也惜其才美而官小恐不足以當其意來求予言以觧之予念與君未有一日之雅顧不以膠之風土文物與其臨民之道施爲之序次第揮揚而輒語以大有之道不幾於驟乎雖然放艇投竿必以洞庭彭蠡爲適吾之云然亦欲擴大其胷次而已胷次既大則百美衆善自此流出彼時政之瑣瑣以君之明其有不知也哉而容喋喋

送通判梁君之任漳州序

上登寶位之明年詔天下校官秩滿得與監胄士之入選者群考而並用之於是崑山梁君以德興縣儒學訓道最上復考居優等得漳州府通判予寅好郎中陳公喜其郡佐之得人也來徵予言以爲君之官之贈予惟漳之爲郡濱海阻山民繁且富時有奸宄萌孽其間治之難也固然

自我朱文公過化蔚爲禮讓之區冠昏喪祭之禮講行至于今不廢是故其民可以身教而不可以智愚可以誠感而不可以威制長民者有德則易以治而無德者率難以服也茲理在天下列郡莫不然而奚獨於漳云然家君曩守茲郡予在侍數年漳之風土文物襲予耳目甚熟稔知其尤然故耳君領成化辛卯鄉書教德興者九年中間兩典文衡令譽勃勃其於律己治人之術展轉於心也久矣其往以身教而無庸乎智往以誠感而無借乎威也審矣吾見愛嚴得於淑慝無俟乎多時也必矣又奚難而不易也或曰守則然判其佐守者耳如不專何予曰否昔人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況秩六品而佐諸侯也耶設政事有一或缺生民有一或病判顧可諉曰吾不專吾不專今之守予鄉先輩鄺公也素有德者既以體統其政令於上又以有德之判佐行其間漳之治信易易耳于以紹文公之遺化而仰荅我聖明簡任之意適發軔於今日君名紈字尚素尊翁以科第起家知平定州有遺愛君之所得蓋有自云

贈葉君肅儀令恭城序

詡之寅好郎中陳君朝美亟爲詡道其鄉友葉肅儀之爲人曰人情擇官莫不樂內而惡外喜近而憚遠惟吾友肅儀則不然始由邑庠弟子員領成化甲午鄉薦試于禮部者屢矣曾不得一雋遂援遠方例告選于吏部予往慰之

曰今之名公卿鬱抑困窮於初途奮發飛騰於末路者多矣以肅儀之學之才少低徊歲月親燈火理殘篇則登甲第取青紫如拾芥彼選大而郡佐次而邑長不過外職外職不爲時重柰何就選肅儀笑曰唯唯又曰凡言遠方蔽晃詩書之少興瘴雨蠻烟之必犯必不得已俯而就選天下之大寧無神州赤縣之可擇又柰何就遠方肅儀笑曰唯唯既而選榜張得令平樂恭城又往慰之曰吾固嘗勸肅儀肅儀不予信今果然矣肅儀樂乎否乎肅儀唯唯如前徐起而言曰儀不敏竊聞古聖賢之訓矣仕所以行志官而有內外之分遠近之擇役役於聲利之場惟已適之便醉夢而不自覺者竊恥之昔者濂溪而下如明道如晦翁如龜山皆命世大儒以帝王之學試牛刀於小割況下此者乎是故吾患吾才不足以舉吾職也吾敢遑內外之較儀又聞之昔賢有不憚瘴癘險遠爲之緩視徐按而白浪朱厓曾不爲風濤改色者矧吾恭城亦廣右名邑與吾閩隣壤初不聞瘴癘之毒風濤之惡其俗固善俗也其民固良民也吾惟懼不能父母之吾又何敢遑神州赤縣之覬況吾初志固審已吾何不樂予壯其言因率鄉之同遊謝廷烈輩崇酒發餞之國門外而未有贈言以發肅儀之所存者願吾子爲我輩執筆詡味肅儀風旨有近於道又重陳君之請因爲次第其往復之言贈之如此

贈教諭林以求序

道之弗明他岐害之也他岐云者凡影響附會創爲臆說以亂聖人之道似同而寔異使初學靡知所從止者皆是也今夫釋老申韓楊墨之爲他岐也人人知而遠之至于以儒名世而學之之差弗自覺其言之盭此其爲他岐而人匪徒漶乎弗之知也因而惑於其言遂併以聖道爲然終身倀倀然不爲寘迷之歸者或寡矣昔人以孟軻之功配禹豈不曰救人心甚於救人命也於戲茲豈細故也哉姑舉昔儒所謂道學體統者例之其言曰所謂道學者非有至幽難窮之理甚高難行之事噫然則然矣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中庸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孟子曰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孔門三千之徒而德行一科惟顏閔數子可以當之由是觀之理果易窮而道果易行邪又曰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爲空言夫精義入神非聖人弗能也學造乎聖域矣安事行與力爲邪若是所謂影響附會創爲臆說以亂聖人之道似同而寔異者也而又何必釋老申韓楊墨然後謂之他岐哉莆田林有年以求清修好古有志好學者也家貧母老以鄉貢進士起家領教蕭山嗣補予廣之東莞來從予遊者數年矣予未始一言以及古人造道之妙非靳之也誠懼夫學非自得則徒益口耳亦姑待其徐徐悟入耳今以九載秩滿北上其學徒林子逢陸宗政輩干文以贈先

是以求以新刻正學楷梯遺予予深懼其自畫弗等而上之以求之六籍四子以契之吾心探淵源修大業而惟區區他岐之是惑也聊以一言破之

衛生備用序

昔人云達則爲良相不達則爲良醫此非急於濟人者不能爲是言也觀唐陸宣公相德宗朝竭忠盡瘁於艱虞險阻之際及貶忠州日惟閉閤輯方書爲事其濟人一念曾不以窮達間可謂急矣故竊嘗嘆曰欲濟人者舍相孰與醫邪苟惟志於富貴聲利而已矣者則相醫貴賤顯晦之不敵不啻如霄壤之不侔尚肯去彼而願此也哉雖然相之良固難而稱良醫於一世亦不易也已苟非洞明天地造化之理陰陽動靜之機事物消息之變察夫人表裏虛實與夫南北風氣厚薄之不同一一如錐畫燭照昉乎軒岐以暨後世仲景叔和東垣丹溪諸家之書玩而究之融會貫通闖其閫奧握其肯綮上下其樞機以爲用汪洋自得而以時施焉不妄則固不及則太過反生爲殺變忻娛爲憂戚於分毫俄傾間是何異於非相誤人國者哉信乎醫之良之難也成化初以醫術起於江右之金川曰程君超雲其殆庶幾者乎一時賢士大夫如閣老商文毅郡守張東海輩往往重之其後流寓吾嶺南幾三十年今七袠有九老且衰矣惧其術一旦無傳乃輯其疇昔所斟酌應病經驗諸方并附小兒痘疹諸方之簡易者裒爲一帙名

曰衛生備用將以嘉惠乎後人焉噫若君之用心所謂急於濟人者非耶予家人以病得君良多君之書之成也寔以首序見委偶憶昔人之云深嘆君以方技猶能遂夫濟人之志而走也徒以章縫遭際才綿力憊淪落疾疢之餘進退無少補視君有愧多矣況敢望如古之人乎因書以復君并以識予之私云

同年倡和詩引

成化甲辰放進士榜予省與者凡十有五人迄今存者僅七人耳七人者爲楊君景昌吳君美中羅君公旦盧君克濬馬君廷進葉君子晃其一人予也正德丁卯同年侯官林公粹夫以憲副督學于予省亟欲爲同年一會也久矣往往奪于公事今歲暮秋公走柬并詩約十月朔假予第爲會蓋公以予杜門幾二十年假予第所以就予也是日適予以弱息病阻因次韻荅公意欲公改會於崇報寺而姑舍予公弗諾第改日如舊約焉未幾公以太夫人憂解官不日去矣僉謂公之盛舉雖弗成而公之盛意與夫佳製固在也因率衆和聯書成卷以爲公行贈俾予引諸端嗟乎人生兩間事事有數至于離合戚喜之小小亦莫不有數存乎其間如一會易事耳方公既刻日舉矣而阻於予復改日矣而公以憂去竟不之果焉矧乎出處顯晦之大者可逆料邪由是以觀吾人不能安分聽命而屑屑焉運知謀事爲之末亦多見其惑矣且公詩有云相逢不久

還相別遂成詩讖豈非數邪予旣僭引附以和詩二首繼之公詩以見倡之之端而四君之和以齒次書于後時克濬在香山廷進在河源公雖有詩寄之其和與否未之見故亦獲入焉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三終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四

番禺張詡著

記

全節廟碑記

全節廟在新會縣厓山之上弘治辛亥今兵部尚書華容劉公大夏爲廣東右布政使時建以祀宋楊太后者也于時廟額祀典未之請也庚申僉事武進徐公紘適分巡是邦也乃疏上特　賜今額而祀典如祀歷代帝王于時新廟碑未之樹也甲子左叅政慈谿王公綸適分守是邦也乃屬筆於詡謹按后度宗之淑妃也當胡兵之入寇也直擣臨安一時帝后王臣盡爲俘虜獨后負其子益王昰與

廣王昺航海奔閩於是群臣奉是即帝位冊后爲太后帝崩復立昺奔厓山依二三大臣陸秀夫輩卧薪嘗膽爲宗社恢復圖既而胡兵進逼厓山破之秀夫知事不可爲也負帝昺赴海死之而宋祚遂移矣后聞之撫膺大慟曰我間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亦赴海死焉惟宋三百年后妃之賢前稱高曹後稱向孟亦可以爲難矣然皆處常而能正者耳至於流離患難卓然能炳大義一君亡復立一君君亡而以身徇之其死也爲社稷死爲國家死爲綱常死爲謹内外辨華夷死所謂死有重於泰山者也其有功於世教也大矣豈非處變而不失其正者尤不易乎是雖丈夫子讀書說道理者事君則欺其君相國則賣其國專城則棄其城賊至則或閉門或迎降其心臣犬羊而服左衽平時君以高爵厚禄待之謂何一旦視棄其君父如棄弁髦者蓋亦多矣顧后藹然以坤柔之姿目或不知書而道理或不能出諸口及乎臨大變毅然視死如歸何哉蓋亦求其故乎蓋體道在率性而已矣性無不具者也故以婦人女子之質之美者往往所行不期與道合而自合如后之流是已性昏於蔽者也故丈夫子而不能率性者類爲物欲所蔽故無事則雍容委蛇談何容易至於小小得喪利害臨之於前而不喪志失守者或寡矣況死生之際乎欺君賣國之流是已彼爲禍水爲牝晨者又何怪乎然則我 皇明全節之褒元祀之饗以爲后

待者宜也非過也然自后赴海後二百餘年而得劉公始
建廟又九年而得徐公始請祀典又四年而得王公始徵
文勒之金石歲閱七世事更三賢然後全節之廟貌俎豆
后之流風遺烈殆與厓山俱高海水俱長矣詡近輯厓山
新志載后事亦既詳矣復懼夫世之昧者或不知率性以
爲道也僭爲之辭以爲王公復俾刻之系以詩曰朗朗性
天古謂明德明德克明不懼不惑有龍失所嗟日之晏星
月從之崩于海國謀豈弗臧大命已革視死如蛻就義如
食以扶天常以輔人極以尊中國以攘夷狄堂堂丈夫破
釜失色孰能死生從容擁翟高曹向孟光昭史冊於赫后
烈允邁前轍二百餘襲貞風淪落有嚴廟貌臣大夏作有
隆祀典臣紘建白
帝曰俞哉宜屋宜秩歲饗太牢廟褒全節臣綸揚化用播
金石臣詡操觚敬述　帝則先烈煌煌聖教赫赫五嶺以
南雷厲風廓碑于廟門垂示千億

宋陸丞相祠記

宋陸丞相祠在潮郡韓山之上郡守葉侯元王創以祀宋
丞相陸公秀夫者也公負幼帝沉于厓海而廟食于厓山
宜矣曷爲祀之潮邪考之一統志及潮志皆云公墓在郡
南海嶼上而續綱目載公與陳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
劾謫于潮則潮爲公體魄所藏之地而過化之邦也今天
下凡名宦流寓之賢例得祀于其土況公一代忠貞論者

謂其尊中國排左衽立天地之常經明春秋之大義其有功於世道也甚大則其人品事功已超然在潮之名宦流寓諸賢之表矣此而弗祀祀而弗專非缺典與先是詡修厓山新志也考公事蹟知公墓在潮墓碑猶存而近年始失之也爲之嘆恨不自勝因走書侯爲物色之旣而侯復詡書訪公墓在澳山北青徑口第碑失漫不可尋儻卒不可尋也就其地封而表之更於韓山韓文公祠左搆一祠以專祀之焉詡得書又爲之喜不自勝報侯書曰執事之舉甚盛舉也今年春二月晦侯走書幣告詡曰祠成矣請記之夫公之忠貞明白正大昭如日星崇祀而表章之使世之委質而爲人臣者知死生患難如許而不忍少負況當治平無事之時享大爵蒙厚祿無死生患難之迫而忍欺其君乎推類而盡之凡爲人子弟者不忍負其父兄爲人妻妾者不忍負其夫主而爲門徒與友者不忍負其師與所交也教立乎此風行乎彼三綱正九法修風俗厚世道隆矣其視徒敝精神於刀筆筐篋者其功效大小相去何如也夫豈但慰忠魂於地下報功德於當時而已哉韓山去郡城一里許山之椒有三峯列若三台秀拔翔舞如飛鳳長江走其下蒼松古檜蔚然掩映江波景象明媚千態萬狀蓋潮形勝之絶也侯因卜祠地一日肩輿徑登焉徘徊顧瞻之頃遂得其勝於山之左峯之麓若有神相之者構祠凡三間前廟後寢高低深廣規制靡不稱堦之下

鑿池一區植蓮其中周遭繚以崇垣當戶則綽楔巍然以限內外是祠也背山面水縈紆環遶引領間與韓祠聯輝並麗宛若在霄漢之上於戲以寥寥二百餘年之遺烈而顯于一旦殆天所以報忠貞特假手於侯邪是不可以無記矣若夫公之忠貞始末載在信史及厓山新志者已昭昭可得而畧也侯以宏才治大郡舉目無全牛而英風偉格隱然可任世道之責故能大有爲如是祠經營於歲甲子踰年而始成蓋事事未始苟故也

宋包孝肅公新祠記

端之名宦每以宋包孝肅公爲首稱而公之善政每以直清爲之本觀其自賦詩云清心爲治本直道是身謀可知已按史公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至比其笑爲黃河清又相目爲閻羅包老雖古之遺直弗過也雖貴自奉如布衣時遺戒後衍出仕有犯贓者生不得歸本家死不得祔祖塋雖古之直清弗過也故其守端也往往以直清著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公命製者才足貢數若是者本乎直中來也坐是地方千里民樂耕桑水蚕山徑趨庭嚮化端之父老至今傳頌之不衰叅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若公者非其人邪端舊有祠以祀公在郡署儀門之左宋熙寧中郡守蔣續所建其後修廢不一入　皇明混一之九十年爲成化乙酉知郡事黃瑜始疏請入祀典歲春秋享以

少牢之禮又四十年爲弘治甲子總督都憲潘公以公祠限郡署内凡東西往來若貴若賤瞻謁之弗便也乃委郡守黄侯於郡署外之西百步許相地而改祠焉僉憲許公實賛襄之告成之日黄侯徵詡文以記詡竊嘗嘆夫今昔生民之不幸也莫甚於官吏之貪亦莫甚於刑政之弗平蓋貪則朘民之膏血而凋瘁其本矣政刑弗平則賦歛繁而下疲於供應法網密而民無所措手足矣生意沮而廉耻喪禮讓衰而盜賊起職此之由也又竊嘗怪夫世之貪夫佞士事苞苴總貨寶脂韋澳恣趨炎附勢以爭憐取寵爲得計縱富敵郡塢貴窮公卿不旋踵禍敗相繼卒之身名俱喪間有幸而免者亦貽殃子孫其視公之清風直道

浩然天地之間尸祝俎豆名流百世之遠得失相去奚啻霄壤哉然則捄其敝當若何是故惟直可以塞邪枉之路惟清可以澄貪濁之源昔舜命伯夷爲秩宗曰直哉惟清夫交神明且不能外是而他求焉則以之而正心治人孰謂不可哉此我都憲公注意乎是祠之遷也豈但寓懷賢之意而已邪將使食禄與夫宦遊而道出于兹土者造祠登拜之頃覩廟貌之煥然瞻遺像之如在肅然興其仰止之思勃然篤其思齊之志殆見播清風而秉直道者濟濟乎其人也則於世道端有賴焉都憲公名蕃字庭芳崇德人僉憲公名晅字景輝開化人黄侯名顯字伯望莆田人觀其好尚可以知其政已祠經始於是年正月六日落成

則四月朔日也

重建廣東布政使司正堂記

事有不當改作而妄改作者謂之率易率易者厲民此魯人爲長府所以見譏於閔子騫也事有當改作而憚於改作者謂之廢弛廢弛者無政此周單子聘楚過陳見其道穢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也夫道路川澤館寓且然而況於公宇之大者乎廣東大藩省也省堂大公宇也十府七州六十三縣暨衛所官吏兵民與夫外夷入貢道經者咸奔走而聽號令　皇化於是乎宣布政教於是乎敷施焉者也苟弗尊弗嚴曷以肅具瞻而示表儀也哉按志唐宋清海節度廳事之遺址也自宋紹聖四年經畧使柯述開慶元年都總管謝子強勝國泰定十三年都元帥忻都嗣建之後至我　皇明混一之六年爲洪武癸丑參知政事汪廣洋重建名堂以宣德今沿之又九十有六年爲成化辛卯左布政使張瑄重脩又三十有四年爲弘治辛酉樂清章公玄應來爲右布政使見龍亭廣豐二庫及堂廡公署梁圮棟摧者亦既白于總督都御史大司馬劉公以次修葺之矣明年壬戌吳興陸公珩來爲左布政使又明年癸亥春夏之交風雷大作堂之梁棟欹傾殆不可支二公嘆曰此而憚改作焉如廢弛何爰諗同寅諸公左參政慈谿王公綸左參議崑山管公琪宜山馮公良輔臨海董公榮期撤而新之諸公既咸曰

宜遂以白于總督都御史潘公巡按御史石公華公聶公
又咸曰宜輿論既協乃檄廣州府知府袁燁番禺南海二
縣知縣趙繼宗石邦柱計工限程十日而從事焉督工則
經歷張文韜都事龔全名也經始於是年春三月壬辰告
成於明年甲子秋八月戊寅材以緡計者凡一千五百有
奇力以緡計者凡七百材需於官而下不致困力用於募
而民不告勞無率易無廢弛亟徐中度讒慝不作若是者
非處之有道其能然乎蓋不直不憚於改作而已也堂成
諸公屬記於詡詡以謝陋辭不獲乃復於諸公曰堂之尊
嚴所以肅具瞻而示表儀者至矣雖然此特治其表也端
本澄源以出治化所以治其裏也諸公發跡賢科歷官中

外以至今職素所抱負者古人明德新民之學心得而身
體之久矣一旦遭逢大用則大行小用則小行亦舉而措
之耳相與坐乎一堂之上金春玉映瞻視必尊衣冠必正
言論必根動止必則巍然鎮靜羅浮不足以爲重汪然德
量南溟不足以爲闊則吾心吾身何尊嚴如之于以宣布
皇化而敷施政教俾風俗淳人心正兵戈偃俎豆修挈嶺
海全廣而置之仁義禮樂則治化何尊嚴如之夫表裏極
其尊嚴如是則斯邦號爲有道之邦矣斯時也詡雖無似
尚當執筆作爲歌頌以追繼甘棠羔羊之作以播嶺海之
間以風動乎嗣諸公之位者焉姑即其改作之當并其處
之有道者爲記以俟

新建崇正書院碑記

天下之政夥矣第不過關一事繫一時而已矣至於學政教養之地賢才之所自出庶政之所由成以垂千萬世之鴻規焉者也肆我
英宗皇帝專設憲臣以督之
今上皇帝維新庶政革除冗員特　詔督學官如故意嚮所注昭如也顧恒見類以文墨視之亦獨何哉廣省諸司公宇罔弗備獨學政分道缺焉先是視事者恒假寓於濂溪書院然省城三學鼎峙生徒動以數百計一遇歲考或大比之秋書院弗能容則又假於他所焉弘治丁巳僉事莆田宋公端儀始闢書院右隙地爲之顧湫隘如初乙丑副使金陵陳公欽謀之按察使林公胥白于總督都御史潘公巡按御史陳公擴之易爲南嚮然起而中輟也正德丁卯候官林公以副使奉　璽書專督學政于廣白于總督都御史陳公巡按御史陳公奉遷周元公祠于北祠之廟貌亭廡視前特壯偉祠左水舊自北迤邐而來至是匯爲長陂陂南鎖以石橋作亭其中名曰愛蓮曲狃以度俱如書院嚮重構爲門南臨通衢綽楔巍然榜曰總理學政次建儀門榜曰端範門之外爲兩廊左曰整齊右曰嚴肅俾師生將入者於此脩容焉中建堂曰崇正正壁大書太極圖說則視事之所也兩廂東曰明善西曰復初二齋屹然相向則諸生肄業之所也齋下東曰經籍庫西曰印作

房則儲書與夫工執藝事之所也堂之東西翼以兩軒東則誦讀西則存養軒前各鑿方池蓄水植蓮薰風南來清香作陣可掬金麟戢戢時游泳其中後建堂曰存省書義禹圖書於壁端堂之兩房東曰定性西曰完神堂側空地兩亭翼然東曰惺心西曰觀物各環植奇花異木數木芬芳交陰可憩堂之兩廂左曰朶頤右曰考祥堂後二室曰鶴巢曰蚓竅則燕寢視履暨庖湢之所也周遭牡蠣爲垣甃以石基書院東別創一門榜曰先賢過化闢道如矢直越祠門以便四方之瞻謁者地廣總若干丈尺其袤則與臯司一也凡布置無一弗經畫於公而題榜咸出公手規模宏闊制度精緻兼之景致清麗可人視諸司公宇誠特出矣入者與過者望之咸嘖嘖羨未嘗有也則曰異時遺構土木很籍相枕風日中匪公才宏而果其能因舊爲新起積年之仆於一旦如是哉既而絳帳宏開徒席鱗次士遠近響臻旦夕魚貫進鵠立函丈下以領公之訓誨則又曰道衰教弛士習瀾倒乎學海也久矣先之覺之而勤以率之卒起頹振汚舍公其誰宜是宜有魁磊傑出之士衰然奮迅而起主靜無欲以究元公之實學異日達則爲名臣卓然樹立以措斯世於隆平即舍焉亦不失爲鴻儒以傳道立教任諸已於戲學政所關繫其大如此誠非一事一時之可擬焉者矣然則茲舉也寧獨示觀美焉而已哉公名廷玉字粹夫以陝西鄉薦第一人計偕與詡同登甲

辰進士第爲都給事中時以直言謫判海州尋遷知茶陵
州繼遷僉江西憲事所至有偉績而督學于吾廣也尤著
作人之效是役也以今年戊辰秋九月丁酉落成三學師
生謁詡文以紀公成績詡峻謝至于再三弗獲乃敢論述
學政所關繫之大并書院興造次第爲後來告其工費之
瑣瑣皆畧去繫以詩曰　皇明稽古庠序遍設兮
英廟崇文督之司臬兮
今上嗣統官無冗員兮於斯督學有　詔如前兮維粵文
明海瀕鄒魯兮賢哲挺生曩我　皇祚兮百司棊布書院
嗣興兮或作或輟績用弗成兮蹇蹇諫臣聿來何莫兮匪
亟匪徐百廢具舉兮綽楔建宇美奐美輪兮道重維嶽徒
衆如雲兮尊賢儲秀治本攸繫兮豈崇土木仁義爲麗兮
有開必先多士濟濟兮爲國棟梁資于世世兮入紘熙皞
公志斯信兮名繫朱鳥播于無垠兮

德慶州重修廟學記

我　國家建學以教育天下之英才三年一開科以取之
其教之也既降賜六經四書性理暨　當代典章訓誥使
之究古今以爲格致之地而又下　明詔置卧碑使之收
斂入規矩以從事乎誠正修齊之用而其育之也厚廩錢
優徭役使之無仰事俯育之累懼其蒙之未啓也導之以
師儒懼其怠之或生也董之以風憲學成然後拔之以科
目而責以收治平之效焉其法可謂備矣但科目與學校

並興士進取是急於是乎功利得喪之念横其中窮歲月於鉛槧敝精神於佔畢而導之董之者又或徒以課倣是專焉由是所習徒資入耳出口爲鉤章棘句誇多鬬靡之末技而茫然無得於心及其致用也往往所行背所學嗚呼是豈教法端使然哉德慶之爲州也據東西兩藩水陸之衝徭賊出入之所經官司軍旅舟航上下往來絡繹弗絶需征旁午民疲於供應士困於迓迎使有司與教者非其人欲收作人之效得乎雖然學校不修提調隳厥任藏修遊息無所於容有司之責也表率無躬行之實訓誨不本於心得教者之責也至於學校修矣提調有其方矣表率訓誨得其人矣而士習不端儒風弗丕振於當時是寧獨有司與教者之責哉州廟學自知州南寧管君淳一修之後堊二十年寥寥莫有繼之者陋亦甚矣弘治戊午滇南楊君啓來知州事始一再修焉上自文廟戟門兩廡泮池下至雲章閣明倫堂三齋與夫庖廩廨舍之所壞桷榱闌之腐撓者易以堅壯丹碧黝堊之漫漶者加以煥飾爛然映於香山錦水之間矣經始於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告成州判陳君純學正莊君世瑞念楊君之功不可没也乃走生員劉環陳煉致書幣徵記於余余時卧病丘園文墨荒落久矣殊未能應也未幾楊君計至余甚愴焉蓋余誤爲楊君所重記而不作匪爲孤陳莊二君之雅託而於死者不亦負乎灑淚西風強爲捉筆而僭以　國家建學

之本意引諸記端姑爲來謁來遊者進修之少助云爾

南海縣廟學重修記

南海縣廟學重修旣成知縣事楊君純暨教學事周君讚具狀來徵予文以記予不能謝因執狀讀而嘆曰夫爲政在得人而已矣得其人則百廢具舉治可興而教可成焉若夫爲學舍身心外皆非古人所謂學也所謂身心者內則端其本復能勵行守義以方乎外而弗苟焉徇物以爲名利規者也本端而行義立異日出而用世必能建功立業以康濟我生民即弗用亦能安素履崇節誼以維持乎名教學校中而出斯人焉學校之光也否則或用或不用其有大而貽天下之人之害小而嫁禍乎一鄉一邑一邦者出是鄉而辱是鄉是邑是邦產之而爲是邑是邦玷況作養於學校中者乎南海古郡名也至隋開皇始以名縣而學則附于郡學之東廡宋嘉祐徙建于縣東勝國至元始徙今所中間興廢不一自成化壬辰總督右都御史韓公雍一修之後間雖有所興作不過時加補葺支吾歲月而已矣肆廟貌日就頹圮壞陋而學宮特甚焉彼有司過睨莫或之恤亦獨何哉弘治乙丑楊君以湖南癸卯科第一人起家領今職謁廟畢周視學宮慨然以革舊圖新爲我任乃遍白于上司時按察副使陳公欽奉　璽書來董教事即偕左布政使徐公節按察使林公廷選輩造學按眡顧謂君曰是舉不可緩也君遂卜日興工先殿廡次講

堂次齋舍次尊經閣始於是年之冬而以明年正德改元丙寅之冬釋菜告厥成功焉董斯役者河泊所官廖璽也夫以正道興作雖張而匪妄而役民以逸道者雖勞弗之怨也況工力既取於募傭費以緡計動一千二百有奇又悉公帑出焉而一力一絲弗以病民非其才力過人而知急先務安能首起三十有五年之廢於一旦將以興治而成教易易如是哉縣令得人學校修舉士宜知所激勵以求古人之所謂學將無俟乎外而走也徨以膚見臆說述之記者多見其贅爾

懷集縣儒學記

懷集縣廟學既聿新縣令區君昌走使幣出縣博李君翰手狀白予請記按狀懷集古南海郡屬勝國屬賀州今隸蒼梧號爲富庶獨廟學在縣治東壞于歲久至緝茅編竹以障風雨爲弗稱先是長民者才困於簿書識短於教化視此端本澄源之地漫不能少加之意爲可嘅嘆自我區侯來令茲邑既視篆之三日謁廟徘徊顧瞻仰首大息因勵然以爲已任矣未幾政令大行上下敬服爲諸邑令首稱乃大肆力于廟學甲寅秋七月公辟成乙卯秋九月明倫堂成丙辰秋七月欞星門成戊午春正月大成殿成於是乎廟貌之煒煌學制之整備聖賢像位之嚴飾俾夫往來部使者與凡士庶得以具瞻而起敬師弟子得以冠裳從容磬折談道於廣厦細氊之上非吾侯之才之識之

卓有以出於尋常其克就此偉功哉固宜穹碑大刻以昭示將來而文字之託敢以累執事子閱狀既嘆曰嗟乎學所以求造乎聖域也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皆所以爲學也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則聖域也然自憂楹之後承其正緒僅孟氏一人而已孟氏之後又寂寥數千載僅周氏程氏二三人而已然去聖人已爲有間此固元氣之難會而亦豈非講學不究之罪乎况奪之以辭章記誦功利之紛紛乎人性本天道學得其門無遠弗至所謂我欲仁斯仁至者吾敢薄望於吾人哉所願爲師者知所以教爲弟子者知所以學爲肖風化者又知所以躬行以表率之吾見懷集其鄒魯乎奚富庶之足云乎

重區君之舉輒敢論其大者

揭陽縣儒學尊經閣記

清流葉侯廷璽守潮之六年威德旁孚令行禁止風俗將丕變矣尋以直道忤當時觧官去予方憮然爲世道惜之未幾揭陽邑令滇南董君琰邑博義烏虞君鈊緘書幣走生員徐衍林球不遠千里以侯在郡時所初邑學尊經閣記文見屬予憶往時嘗爲茲學射圃記矣拙技不欲多呈既而念侯已去郡而區區憮然之意庶因之以少泄也亟爲二生諾焉先是邑學無有所謂尊經閣者也凡當代聖謨古聖賢之經傳百家子史咸儲之庫櫝中歲久蒸濕糜爛殆過半矣弘治甲子秋侯按部至邑始謀創閣將購

四方遺書貯其中以便諸士子游息藏修之暇而繙閱焉於是乎畫爲規制授諸義官邢龍俾募工市材爲之時郡佐芮君鑑王君傑唐君儼梁君舉邑佐林君楷熊君致諒邑幕陳君世顯與今董君虞君莫不一倡十和從容以賛厥美於戲懿哉閣經始於是歲之冬十一月至明年乙丑春二月乃告成焉高明軒豁雄蓋一邑過者莫不拭目誠偉觀也入秋八月而二生至時候去郡數月矣嗟乎經也者聖人載道之書也至于百家子史言雖各有所主未有不以經爲宗焉者也然則獨經云者正所以示尊之之意而使學者知所宗也抑予聞之道原乎天命而具於在我之方寸得之者匹夫匹婦胷中自有全經則文字之經篋糟粕也固也但人生幼蒙既長又爲物欲所斷喪雖以老師宿儒皓首窮經者猶有莫知其大義之所在而況於得胷中之全經乎則文字之經誠弗可以弗之尊也所憂學者溺意筌蹄誦言忘味則不免玩物喪志如先正之所誚云爾夫大扣則鳴予既以是荅二生使歸諸邑令博刻石以爲諸士子告矣而事不忘本則侯之出處因併以及之

揭陽縣儒學射圃記

禮文之事輟而弗講則恭讓缺而爭訟興雖以知力者起而治之無補於尺寸也已射也者禮文之本而恭讓之飾也古之庠序弦誦之餘輙講禮射雖曰觀德而如堵之盛漸以去則勸沮之法具矣而文事武備兼資焉異時出而

爲世用者皆將相才也則作人之法具矣是故孔子觀於鄉射而嘆王道之易易而今之學校倣古制類有射圃之設有由然也潮爲海濱鄒魯故揭陽後學地之有射圃舊矣南接明倫堂後北抵北郊官溝東鄰民居西連古溝水廣四十餘步袤一百八十餘步歲久寖爲鄰居民豪滑者侵去蓋十有六七矣前吏于茲土者例視禮文之事爲迂闊而力又弗足以振之也往往置而弗問識者憾焉弘治庚申清流葉侯廷璽以戶部員外郎出守是郡一呼吸間善者彰而惡者殫利者興而弊者革而於禮文之事尤所加意焉比以公事按行茲邑首謁廟視學欲率師生舉行古鄉射之禮諸生有以前弊告者侯奮然嘆曰有是哉遂

將詣斯地按圖考志執前之豪猾者示以法與義之所不合者不待威之以三木而悉歸所侵地蓋侯恩信在人心者久矣於是乎數十年侵地復於一旦於戲厥功偉矣哉廼授邑令王君愷以規制俾之鳩工掄材填凹刳凸龍若爲階築土爲垣而創亭其中榜曰觀德左右爲廂房而弓矢禮器悉備焉又以其餘力嗣創尊經閣及成前人未成之緒者不一而足而揭陽學之廟貌宮墻遂巍然煥然爲一郡甲矣亭成將責邑令率師徒以時習禮射其中使斯人復覩三代之盛於數千載下賈生有云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所能豈不信哉雖然禮必待人而後行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蓋必有和敬以爲志

正之本審固以爲體直之用使器與人而相濟而又有任表率教化之責者殆見恭讓興爭訟息風俗日淳人心日厚矣出將入相之才駸駸乎拔茅連茹而起人材於是乎日盛矣則今日之舉不但寓存羊之意而卒收乎化民作人之實效焉豈特名數禮文之事而已哉由茲一邑以風一郡由一郡以風一省由一省以及天下德澤之被蓋有自矣落成之日王君走生員謝天璵林嵩來請記余因得論禮文之所關繫之大者如此侯名元玉成化辛丑進士曩余忝在寅末熟其爲人蓋博大而剛毅者故其宦轍所至輒著卓異之政云

新寧縣脩城記

古聖人重門擊柝以警暴客蓋取諸豫也故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曰凡事豫則立是矣夫天有山河之險聖人任參贊之責而城隍之險設焉後世建都置邑以之矣是故莒以城惡而失三都孫叔敖築沂不愆于素君子韙之春秋書城二十有九譏辭過半噫亦難矣哉新寧瀕海僻曠羣不逞之徒易於嘯聚弘治戊午始割新會縣地爲之于時庶事草昧城郭之類率多卑陋弗之稱正德辛未監察御史周公奉　命巡按廣東仲冬駐節斯邑目擊其弊爰檄有司首築城濬隍次學校次樵樓次公署咸撤而新之城周圍五百三十丈高一丈一尺厚加一尺比舊制殊增矣城東門外復築長堤以捍水患焉攝縣事通判朱君

源寔共厥事乃取更定板籍民稅所輸者而用之百工併
力勿亟勿徐胥譎弗作一旦百雉言言煥然郁乎聳百里
之具瞻其豫爲斯民之地也至矣質諸春秋可以無譏也
先是知府鍾侯文傑寔承總督右都御史林公廷選委以
斯任自凡規畫悉如前式左右布政使羅公榮歐陽公曰
分守左叅政方公良節分巡僉事劉公伯秀咸與聞焉功
甫就遣教諭鄭乾清齎書幣徵予文爲之記予惟設城隍
以保障斯民固也然特外焉者耳不有內焉者乎昔人謂
辨尊卑分貴賤與夫等威物采之別異所以絕陵僭限隔
上下至于禮義廉耻天下不可一日廢焉者也有司以之
率下下以之遵行焉則元氣固外患殄城隍雖設猶弗設
也不爾百度隳四維解人心去矣雖有金湯孰與守乎嗟
乎保障民命非爲之豫也倉卒且無備焉矧保障人心可
以旦夕覬乎此我公平時之所以用心而致力者而世之
知者鮮焉公名謨字襄虞浙之錢塘人雄才大志凡所猷
爲率關王體國是其在一方隱然長城故其治狀不可枚
舉予特因新城一事發之以例其餘云爾至于功費力役
暨督工人姓名無大關繫俾刻于碑陰云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四終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五

番禺張詡著

記

大雅堂碑記

近世臣忠婦貞萃于一門若信州之謝公枋得爲宋亡死而其妻李爲其夫下獄死厥後饒州之胡公振祖爲元禦寇死而其妻趙爲其夫保孤存宗祀而以節終其身焉嗟乎謝公宋忠臣也故後得恤典祠饗胡公勝國義士也故天昌其後爲之顯揚歌頌不一而足一發于其子節孫匯東二發于其六世孫韶殆亦無異乎恤典祠饗也已蓋二公與厥配所遭不同而其爲烈也稍異然究其心則一而

已矣是故易地則皆然焉按傳當元季四方盜起公糾義
兵應元帥韓邦彥累功擢爲饒州路判不幸爲賊所縛猶
能手刃其醜數人臨死奮罵不輟其妻趙携孤叔儀間關
歸于其鄉守節以壽終時鄉人慕之共名其所居之堂曰
大雅世之名筆爲文爲詩所以發揮其事者殆盡矣韶字
大聲今爲福建左布政使與予進士同年復俾予一言予
弗能謝也因爲之碑繫之以辭其辭曰饒城之北兮有堂
巋然揭名大雅兮忠節之全胡元之季兮四海鼎沸躬率
義兵兮爲賊所斃未斃詒降兮手刃其醜白刃加項兮詈
弗絕口有懿厥配兮挈孤逃生辟纏截髮兮卒保于成程
嬰之心兮栢舟之節皇矣降衷兮古今一轍卓哉大雅兮
惟節惟忠生死患難兮一何從容匡山峻極兮鄱水潺湲
產茲人英兮立世大閑克肖有孫兮遠紹芳躅掇拾遺墨
兮聯珠積玉所奐後徙兮克覲先光濬導世澤兮源深流
長

白沙陳先生祠祭田記

甚矣按治高公之爲治之識大體也西巡至新會縣首命
有司創白沙先生祠次脩嘉會樓于以昌吾道表先哲栽
培 國脉歐嶺海之民而風動之爲世道計也或曰迂乎
詡則諭之曰盍觀之武王得天下之初乎訪于箕子式商
容閭封比干墓其大體如是而已矣是故大而天下次而
一省又次而一州一邑治道能外是乎甚矣按治高公之

爲治之識大體也夫當世衰道散之餘大教瀾倒乎紛拏功利之場士方驅逐於事爲之末漫弗究植教作人之本甚至脂韋淟涊狐媚鼠竊觀望時好以爲趨避之地者皆是也能心公之心爲公之事者誰乎先生祠落成矣入其祠者見屋宇蔽虧儀容如在又僉以爲不有祭田則禴祀蒸嘗無所於取給亦缺典也於是昔在先生之門之後裔遠近輻湊各願割其産以充者甚衆公曰美則美矣未也復命有司估值以鬻之如時例凡若干畝焉杜後訟也于時分守大參黃公顒分巡僉憲王公弘咸協相厥事王公以公意俾郡別駕陳君璜來徵詡文爲之記詡也先生之門人也誼弗容遜避遂記之而首述公之識治體以爲今之俗吏勵焉公名公韶字太和蜀之内江人以弘治乙丑名進士出理撫州治有狀擢居近侍才識超卓决斷如流兼之正氣凜凜而不露圭角蓋濟時之偉器云至若田之畝數坵段界至與夫所鬻人之氏名悉俾刻于碑陰

嘉會樓記

嘉會樓在新會縣東南三十里許地名白沙之江湄樓爲重斯道而作者也而其名則取嘉會足以合禮之義也白沙先生倡道東南幾四十年矣天下之士聞風景從而凡東西往來與夫部使者過必謁焉村落茅茨土棟至無所容弘治甲寅夏六月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南昌熊君成章始謀刱樓爲衣冠盍簪之地會藩憲郡守諸公議甫定即

檄通判顧文時來卜地百工力作浹數月乃告成焉地凡若干畝樓凡若干楹高若干南望厓山大忠諸祠西接圭峰玉臺寺北聯丁令祠貞節橋東控江門山環水遶足稱名勝云惟斯道之在人心猶日月之麗天川嶽之列地也無日月則萬古冥冥矣無川嶽則化育功虧矣人心一失則貿貿焉將焉所底止也然倡之者難乎其人焉苟非心領神會有以默契數千載不絕如綫之傳則窮理之功有憮涵養之力莫施無論死生之變禍福之大雖功利得喪絲毫不斷物我是非一念猶存以是誣巳欺人彼愚懵或信矣賢知者信之乎在人者或感矣天地鬼神感之乎中庸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又曰誠者非自成巳而巳也所以成物也世道幸而有真儒者作焉如日月如川嶽開迷育物之功大矣見之者得不謂之嘉會乎嘅自唐虞三代君臣以斯道嘉會於上而道寓於政者天也如洙泗如濂洛師友以斯道嘉會於下而道寓於言者亦天也又寂寥數百年始得先生者爲之倡焉雖不見用於時而泝流窮源指示來學異時出爲世用者安知非其人也然則先生所遇獨非天乎樓成徵記於定山莊先生未幾而定山先生隨以物故矣穹碑卧荆棘中殆二十年弘治癸亥吉水羅君惟升以進士來知縣事不勝羨墻之思且念樓記久不樹無以紀前功而啓嗣修也以詡一日在先生門下者屬記之夫樓之剏不剏記不記爲足以繫斯道之加損也

哉所謂在人心者亦必有因而見不可少也故曰樓爲重斯道而作者也嗚呼先生往矣傳其道者見之聞之世豈無人而散處四方亦已久矣獨斯樓之在白沙歸然如魯靈光之存千載之下過闕里而起敬味昌歜而致思者亦必有感於斯乎羅君名僑爲人惇信治邑綽著廉能之譽云

觀風亭記

觀風亭者僉廣東按察司事徐君朝文以是歲出按嶺南時所刱者也先是嶺南道之西偏有隙地焉廣袤僅二十丈許垣頹甓傾荒穢弗治地界漸爲居民所侵人畜交跡其間而莫之知者久矣君按道視事之餘見之嘆曰耳目所不逮者宜何如哉於是乎正其故界葺其傾頹芟其荒穢畚土崇基因修理之遺材構亭其上凡若干楹面敞後實旁啓以牕玲瓏洞達前臨以池則因出土坎地而爲之者也亭成扁之曰觀風而索記於予予不可以無應也夫大塊噫氣而爲風風也者無形而被物甚遠蓋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妙焉故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化咸擬之者良有以也是故教之善者爲薰風爲肅風爲正風其不然者爲巫風爲淫風爲亂風化之善者在士風爲高風在民風爲淳風在士風爲和風其不然者爲頹風爲澆風爲剛柔緩急不一之偏風焉皆風也分憲柄者提符肅一道凡屬吏有巫風淫風亂風者咸得以糾察之而士風之頹

民風之澆土風之偏咸得以裁正之或察之歌謠或采之輿論或契之精神或運之心術何徃而非觀也哉夫旣觀矣又必躬行以表率之至誠以感動之其弗率者然后繩之以憲章威之以三木焉俾百僚師師咸歸節儉正直之風俗尚反正盡革誖語德色之風小而鵲巢騶虞之德可以成諸侯之風大而關雎麟趾之化可以佐王者之風矣此則君夙夜寅畏思所以自盡而託意於名亭者又將望於繼任是責者也若夫吟伊洛之風釣桐江之風非不可貴也而或非當仕之所急焉者矣至於批風嘲風流連光景無益世教者之所爲其不見誅於先王幸矣君何取焉君名紘朝文其字晉陵人庚戌進士由刑部員外郎擢居是職清謹而抱正氣不獨文章吏事之絶人而已也

柳慶叅將題名記

題名也者勵世之規也上焉者無竢乎勵固也然而勵焉恬弗知勸沮品斯下矣嗟夫太樸散而澆風煽古之人弗獲已顯刑賞于市朝捄之猶恐弗及又以爲非永勵也於是乎國則有史焉州郡則有志焉至于題名極矣廣右地方民猺雜處卉椎之輩往往以刼掠爲生惟柳慶二府爲甚焉肆景叅初設叅將官一員分守其地坐是故也迨今六十餘年矣其歷任之久近操履之臧否事功之有無昭然在人耳目尚可考也正德八年都指揮僉事張君天祐適奏薦領斯任訓武之餘檢閱舊牘得孫某而下凡若干

人懼其名實久而湮沒且無以示勸沮於將來也命工礱鉅石爲碑題名其上而下畧疏實履樹于廳事側焉乃專書幣徵予文爲之記予惟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名至題石垂之不朽亦可稱矣然而有榮辱焉賢則榮不賢則辱矣有功德則榮無功德則辱矣辱不如不名之爲愈也然自古有殊勳盛德載之國史列之州郡志而無題名者矣未有題名之辱而能與於史志者也夫人莫不好榮而惡辱也榮辱一時孰與榮辱乎千百世所謂題名將大書深刻于金石期千百世不朽之規者也矧夫榮辱一已不但已也親之所繫波及其宗族鄉黨妻孥焉則亦獨何心而必於去榮取辱爲哉嗣是來者苟能無竢乎勵而與上焉者伍予安敢絶望以爲無其人焉其次奮猛以從事乎所謂賢所謂功德雖微史爲之筆亦必有志載之者矣何題名之足云於戲幸無恬弗知勸沮而甘爲下品之歸哉張君名祐天祐其字別號可蘭以洛陽年少承世勳之襲其在郴慶也清約嗜學如儒生而克振武事謬以師道宗予今日題名之勵所謂先從隗始者邪

榮養堂記

上御極之五年冬既討叛逆誅大憝即上兩宮徽號因之覃恩海宇俾在外文職親老許歸終養後復補用于時予郡倅朱君宗本毋賀夫人年七袠矣宗本性孝既入官奉夫人就官邸養既而夫人歸時時切望

雲之思發陟岵之浩嘆於屏几之間殆靡頃刻間焉既遭
逢稀濶之典念報劉之日短也亟請如例行而爲當道所
留至再至三迺今以入　覲便道歸省將請如初志也飄
然如鴻鵠之凌風浩浩乎雖鉅魚之縱大壑未比也噫何
其快哉噫予先毋諟予一人曩侍先公考最北行因就春
試毋子不忍別既別在江滸目送歸者殆無異班生之行
也假令時無先公在予當棄舟徑返矣尋下第歸毋時隨
先公宦在途病亟報至予拏舟戴星月奔迓甫至第毋不
起矣夫蚤識其爾盍依依膝下以盡毋齡既不然矣終身
之痛至于今不啻銜恤靡至也然則君今日之行可不自
慶幸哉君行矣必得其請白髮釋倚門之憂孀孀恣詐跌
之娛或奉板輿於春花秋月之晨夕或親滌杯棬以備滫
瀡之奉婉孌承順一日之養誠哉不以三公易也君歸將
名其奉毋之堂曰榮養侈君貺也同寅別駕陳君朝貢代
君求記於予予方抱無已之恨目擊君之遭逢猶擁敗絮
見衣狐貉者饜藜藿而乍聞啖能掌之美能無歆羨乎抑
聞之昔賢燕喜在坐必孝友之人而取日虞淵者君子謂
其有所本也所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是已然則君他日
顯事功以酬　恩豈外此心而他求哉遂記以塞陳君之
請爲君行賀而寓予私焉君名源徽之歙縣人以市舶副
提舉遷今職當道往往稱其廉幹云

四同圖記

正德癸酉孟春上元吾廣藩大方伯羅志仁大參黃伯望方介卿少參陳敦賢相與聯鏕呼擁辟道而出具禮幣造余館徵四同圖記茶罷志仁首離席告曰吾儕入閩產也福介興犬牙地也福之古田僕家在焉伯望介卿敦賢則居興之莆田桑梓相望如咫尺此既鄉里同矣弘治己酉僕與敦賢聯鄉榜明年庚戌與伯望介卿同登進士第敦賢取進士雖後三科不害其爲起家同也既而敭歷中外中間聚散靡常至于廿有五年乃先後至一旦會萃于廣藩是官守同也公庭視篆則凡政事得失軍民利病互相可否退食燕居則杯酒詩篇鄉音談吐情好欵曲綢繆不啻如金蘭之契是心德同也四同之中同堂尤不易得者且數符古四岳焉謂之四同不亦宜乎第念聚必有散同必有異古今無能逭者幸敦賢雅善畫爰託之繪爲四同圖人各藏一輻以竢夫萍踪散渙時展閱斯圖也恍然千里如坐一堂越數十年一朝夕塡焉柝俾吾四人之嗣人跡雖或有顯晦近遠之殊時展閱斯圖也往來問遺講年家通家好于世世而誼益重則其爲同也寧有窮邪圖成僉謂宜有記敢以累吾子余曰君子之出也爲世道計焉而已矣夫爲世道計也則操心也宜同乎正直而異乎險陂制行也宜同乎吉士而異乎憸人事功也宜同乎道誼而異乎功利故曰與治同道罔不興又曰以同而異是也是故千百世而相感或閉戶或過門而不入均不失其爲

同也矧處乎一堂楢寅恭同協之懿以和民秉殆見清議同歸聯芳汗簡爲百世光其爲嗣人資者益深且大不爾漫漫直爲身家私小計取悅一時而忽遠猷馴至容養坐視過失而弗捄有善弗以告情好外若固密其中實暌離無所資賴焉卒之汚辱波及禍敗隨之亦安在其以同爲也於戲都俞同矣而吁咈弗容以弗異在君臣尚然矧朋友乎余辱四賢知厚兼之曩覩都憲林見素贈伯望之官之文也既以無憚求責之四賢矣而復責余以無憚告焉余雖無似詎敢塞以浮媚之辭而弗思所以爲四賢益哉志仁名榮號蘗山伯望名顒號易菴介卿名良節號雪筠敦賢名伯獻號方壺云

竹田記

竹田迺今右都御史長樂林公舜舉所居之勝而因以爲別號焉者也長樂八閩名邑也去城東南三舍許爲南鄉地名星溪者長樂之名村也環村皆山也自北迤邐數十里融結爲峰名曰西峰峰之左右兩山對峙如張鳳翅自東六七里許爲大海海風摶沙噴薄成磧不絕如堤去峰僅里許地如盤盂形而公家在焉背震面兌遠近秀嶺如錦屏繡障奇峰貌神人環顧而張拱作拜揖狀山澗匯爲星溪岐爲支流夾之地多美竹含烟霏帶雨露四時蒼翠如織西峰壁立萬仞與北嶺聯絡沿麓多種龍眼荔枝鷰黃渥丹天然色相奪目於夏秋之交南山則蒼松古檜掩

映雲日飛泉珊珊如注怪石離立如人擺列爲之者與夫沙磧朝暾夕照光景倒射千態萬狀殆不可名目其中腴田延袤數百頃故自昔名其地曰竹田竹田云山水靈秀之氣蜿蟺磅礴而鬱積久之篤生如公者一代之名臣也公爲按察使時嘗語走曰予從仕俯仰脫然無絲髮之累者由竹田生意之多也噫古之人大有爲於世者寧獨其才大過人哉亦必其志之素定云爾昔諸葛武侯嘗謂其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死不長尺寸以負陛下說者謂其經世之業忠純之志素定於草廬中矣公開府蒼梧坐控百粵更張文武秋肅春生遂使鯨鯢掃跡兩藩元元陰被其膏澤而不知誰之爲之者士大夫聚首談談今之用世宏才口口以公爲巨擘也固也至于其志之素定如所謂竹田者則未必知也公以懿蹟芳聲不日　特召大拜展盡底裏吾知公一嚬一笑弗古之人若焉弗措也百世下將使人指竹田爲成都之桑田目公爲三國之諸葛則竹田之所以取重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與不爾美材沃土佳山勝水域中亦在在有之矣安在其能稱重於天下後世爲哉走不肖受知公非一日故因公屬爲記輙敢原公爲一代名臣者本於志而志本於竹田者如此若夫棲烟霞而伴麋鹿此幽人逸士之所尚固不敢以望公而亦非公之志也

如賓記

予同門友陳君時周爲御史未幾即疏乞終毋太夫人張養于家今八年矣定省之餘潛心大業深懼陷於傳不習之弊也而又能體以能問於不能之謙不遠數千里具書述其曩所得於師教者不一而足而尤拳拳乎靜一之說復自以爲靜一入手莫敬焉若而欲敬莫承祀見賔焉若也遂以如賔名其藏脩之室而顧諟焉猥責予以回路贈處之義俾一言爲之記予自服心喪後絕跡里閭幾一紀矣方嘆世之留心正學者無幾學矣率惑於異端而多岐之是溺焉終身倀倀不得其門而入者在在然也若是者雖學猶弗學也顧瀾倒中屹底柱如吾時周者豈易得哉先是時周酷慕吾先師石翁之道也家貧道遠莫由造丙辰舉進士以公差入廣躍然曰天假也至則首脩弟子禮禮先師留白沙者久之噫以先師之善誘而勇邁莫時周若針芥相投蓋有不待言而悟者矣矧青燈聯榻高論層出如洪鍾之叩大小隨撞而應者乎然則時周之所得心傳神會之妙殆不能出諸口也況以之語人乎語人且不能也而人又安能揣摩想像而得之哉審爾則予雖幸蚤侍先師如時周言亦若是云爾況以不敏兼之玩愒曠時予然未之有得而方以負師之教爲愧者哉時周責友勤而自處謙矣予懼終無以爲時周酬也雖然本邇而自遠之過與弗及均焉昔者孔門以承祀見賔之說爲仲弓告矣異時語顏子暨諸子又各各不同焉豈多術乎哉良以

聖賢千啓發而萬告教率藥也而學者之病每人人殊得其肯綮者久之病且無寄安在其以藥爲也病愈藥除聖人之道了無加損之可言矣否則藥病橫其中而弗覺其爲害也滋甚矣故予嘗謬謂治本病易祛藥病難也時周從事乎敬之日久矣試以是求之時驗吾病之去否何如而無爲藥病困焉則善矣時周名茂烈莆田人性貞介以忠孝大節聞當時蓋稱其爲陳門高第弟子云

介石記

斯道之在人心精微廣大非積之真力之久不足以悟而入也易豫之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傳者以爲自守之象其節介如石之堅也人才如司馬溫公范文正公輩偉矣語其所立巍乎如山嶽之峙富貴禍福豈有動其心者所謂介于石者何愧然考其學問之淵源所謂精微廣大其體其用與天地同者容有憮焉何哉所積者不真則所力者雖久譬如種瓜者然雨露非不均也人力非不至也然根䓖則實䓖根苦則實苦雖造化不能易也又如適大國者苟遵其道遲以歲月無遠不至否則東馳西騖忘年卒老豈有能達其境之日也今夫有志於學者皆知力之爲難而不知悟之尤不易也衆矣昔者呂原明嘗稱正叔笑人專取有行不論知見又說世人喜說某人只是說得又云說得亦大難而以爲二程學遠過衆人類此夫知之真則守之固不真而固宜行而已矣夢說而已矣吾恐

其所謂介者非安排則執滯抑何以得乎无思无爲之體執乎日往月來之機通乎陽舒陰慘之變化神之心而妙之手以圓成夫精微廣大之道也哉龍溪林子庸者予省大方伯先生之冢嗣也從侍公寓閉戶讀書嘗揭介石二字于楣以自警間求屬記於予曰俾之知射之的家之歸也而予也非其人也抑聞之龍溪之鄉先哲有北溪先生者爲文公高第弟子其所自悟予雖未及深考然觀其所立亦一代之卓而尊翁方伯先生清慎博大有長厚之風爲政尚寬簡民愛之如父母是皆不愧乎介石者也子庸遠師法於鄉哲近承訓於家庭足矣又何所取於迂踈者之言爲哉獨念子庸以洛陽年少凝重通敏循循乎禮法之中其所謂介石者他日不患其不力特患其發軔之初所積者不真而爲終身之誤耳故敢以悟之不易爲啓以待其自求焉

柳塘記

天下之至樂生於心而會於境心境兩得難乎其遇矣心玄而境閑不害其爲心之樂也境寂而心擾所謂境者雖佳心爲之後矣謂之安不可也況所謂至樂者邪予少從先君宦遊臨川前之人於公廨隙地輦土爲塘沿塘植柳偃仰披拂於朝煙暮雨之間千態萬狀可數十本塘之水微波巨浪隨風力強弱而變化可數十丈鷺燕之歌吟魚鰕之潛躍雲霞之出沒不可具狀則境與心礙既塊然莫

知其樂之所以稍長讀昔人柳塘春水漫及楊柳風來面上吹之句則心與句得又茫然不知其妙之所寓近歲養痾之餘專靜久之理與心會不必境之在目情與神融不必詩之出口所謂至樂與至妙者皆不假外求而得矣是知得於心則雖處諠囂而江湖之思日遠居闤闠而山林之氣日生不然漁釣之徒樵蘇之侶土木其形草葉其衣其狀若類太古者然叩其中有所得者何鮮也予同年黃戶曹弟子振數相過往因出其外舅氏陳公用直別號柳塘者求記予居去公鷄飛之地市井之諠閭突煙之相接求尺丈空隙以爲廬居蔬圃之地且不易又安得所謂柳塘者邪然公託意於此殆所謂得於心者非邪若然則乘灝氣而與造物游雖居窮巷斗室樂也否則坐喬林以終日泛巨浸於萬頃亦境焉耳心既不能與之會所謂樂者又烏從而生哉然此可爲有道者道也求道者安得不自身安始而身安安得不自擇境始耶粤多佳勝去城西北不數里林木之茂盛泉流之清深在在有之公擇其勝爲別墅濬池植柳以求所謂心境兩得者而老焉破數百緡之費耳異時從公席綠陰而濯漣漪咏昔人之佳句會至樂於千古爲公續記尚未晚也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五終